老之美

承孝相的建筑旅行

오래된 것들은 다 아름답다

灵魂无法居住的空间，那不是建筑，
那只是样板，是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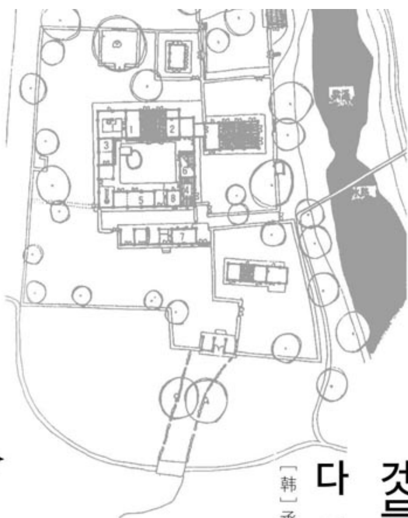
[韩] 承孝相 著 / 李金花 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灵魂无法居住的空间，那不是建筑，
那只是样板，是戏台。

오래된 것들은 다 아름답다

[韩] 承孝相 著 / 李金花 译

古老之美

承孝相的建筑旅行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序诗

古老之美

朴劳解

时间刮走一切的风雨

无情地摧残美女的玉肤

熄灭年轻狂热之心的审判者

但，时间是雕刻美丽的大师之手

就像上帝让偏爱的人

坠入时间的磨炼之中

经过时间洗礼的都有耀眼的表情

悠悠岁月顺命地活着

逆流而上正直地变旧

时间的洗礼中不断重生

古老之美

那边旧砖头和裂缝的水泥

成了不知从何处飘来的草籽和苔藓的家

连那褪色、风化的塑胶

也披上了一丝丝色感

经由太阳和月亮之手的抚摸

风吹雨打、霜雪的飘落

变得温润、谦逊和醇厚的

这些是在显露出深藏的面庞

并进行激烈的缄默精进中

满身留下时代的风霜

坚持走在正道之上的人

经历无数的磨难和孤军奋战

前进中倒下去成就新梦想的人

古老之美

由衷地感谢朴诗人允许我将这首让我感受到无比平静的诗作为这本小书的序诗。一想起他，始终有一个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他原来是默默无闻的诗人，但是1991年3月以“反国家组织——南韩社会主义劳动者联盟头目”的罪名被捕，当他戴着手铐咆哮、愤怒的脸填满新闻头版时，我拿着报纸愣住了。那炯炯有神的眼神像匕首一样插入我的心，我感到了无比的疼痛，直到现在。



01
真相在现场

> 建筑设计是组织我们生活的工作，
>
> 建筑始终是围绕着生活而展开的故事。
>
> 对要画出生活实相的建筑师而言，最有效的研习方法就是旅行

最近出现了不少建筑学院或建筑大学等独立的建筑教育大学，而在不久前，建筑专业仅仅作为一个系，隶属于工科大学或美术大学的情况居多。这种制度意味着当今社会将建筑视为工程或艺术的一部分，让人遗憾的是都到了21世纪，社会对建筑的认识依然丝毫没有改观。可见，我们对建筑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形象方面。但是，仅从建筑的尺寸大小、形状的漂亮与否等外观形式是难以真正理解建筑的。

那么怎样看待建筑，才能了解其本质呢？简而言之，应具有看到“空间组织”的眼光。建筑的外观只是围住内部空间的结果而已，是次要的。空间组织意味着我们“生活的方式”。换句话说，根据客厅、厨房、卧室等的大小、布局的不同，生活的方式也会不同。所以，建筑设计是组织我们生活的工作，建筑始终是围绕着生活而展开的故事。工学是实现其空间所需的背景技术，将建筑归类到艺术的范畴是因为将围住其空间的外观表视为造型物的结果，但这些都只是建筑的部分属性，并不是建筑的本质。人类历史上，肯定是先有建筑，而不是先有艺术或工学。不要忘记没有艺术或工学的年代，房子依然存在。

建筑设计就是给别人组织生活的工作，所以建筑师要设计好的房子，就当然要对居住在这房子里的人的生活怀有爱心和尊敬，这只有以对我们的生活怀有极大的关心为基础才能实现。由此可见，对建筑的正确研习应该是对生活形式的研习。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就需要通过文学和电影等方式熟悉别人的生活，为了知道他们过去是怎么生活的，就不得不翻出他们的历史，进一步要知道怎样的生活才是正确的，就需要研习哲学，所以执意要把建筑归类到某个学科的话，那应该是人文学。

但是，这种对人文学的研习基本都是来自书本的知识，只能依赖于

推论和想象。对要画出生活实相的建筑师而言，最有效的研习方法就是旅行。旅行过程中遇见的他人的生活景象，就是建筑设计的具体结果以及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么什么是旅行呢？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1969~*）在《旅行的艺术》中写道："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现实中遇到的愤怒和肤浅的欲望"，但是我个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旅行只是一种逃避的手段，只能让我们更憎恨日常的生活，所以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

我通过旅行获得的第一大好处是"发现真相"。我们的内心会有日常生活中有意或无意积累的幻想。我们未曾到达过的远方，关于那里生活的人们和他们的环境都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以阅读书本获得的知识为基础产生的想象，但这都是加工过的，容易失真，所以没有生命力。建筑屹立在现实的土地之上。我通过旅行身临其境，感受其建筑的实体，在此过程中我经历过无数次内心幻想破灭，重新获得力量的体验。真相就在现场，真实体验才有动力。所以说，旅途归来的人，脸上始终有光彩。

旅行给我们带来的第二大好处是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旁观者"的立场。作为旁观者的异邦人不管是否乐意，都会与现实保持距离，对现实进行不断的比较、评价和掂量，使自己陷入深思之中。将自己驱逐出制度圈之外，目睹境界里的现实，批判和反思现实的人，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Said, 1935~2003*）将这类人定义为"知识分子"。作为其结果，旅行让我们摆脱宗派主义错误的偏见和虚荣的爱国心的束缚。所以说，经常在旅途中的人，虽然没有拥有很多，但看起来非常丰盛。

我经常以职业为借口踏上旅途，对创新的迫切愿望始终推动着我踏上旅途。既然我知道建筑是刻在大地上的生活记录，那我就得看遍刻在大地上的千千万万个记录。如果不看土地，留下的只有幻想，所以如果不看现场，岁月留在建筑上的痕迹是无法体会到的。

只要做一天建筑设计，我就会经常在旅途上。我会在旅途中始终体会幻想和真相之间的鸿沟，会沉浸在作为异邦人的快乐之中。旅行带来的魅力是致命的，因此我这一生绝不会放弃旅行。

02
完成灵性成熟的建筑

灵魂无法居住的空间，那不是建筑

那只是样板，是戏台



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是基督徒。由于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小时候我的生活跟宗教密不可分。我们的家挨着教堂，教会的庭院就是我的游乐场，教会的小屋就是我的书房。我的成长和思考都在基督教的框架内成型，尤其关于神和灵性的问题一直都是我在寻找答案的根本问题，可以说离开教会，我的幼年生活无从谈起。成为建筑师的今天，这

些问题依然可以在我的建筑作品中寻踪觅迹。

有生命的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灵的英文是“spirit”，魂的英文是“soul”，灵和魂貌似是一样的，但其实是有区别的。魂（*soul*）附在肉体，但是灵（*spirit*）跟肉体是分开的。不管我们怀着多么诚挚的善心（*soul*），多么全身心（*body*）地投入，都不可能事事如意，这是因为我行我素的灵（*spirit*）在起作用。“人类原本就是堕落的存在，受邪灵（*evil spirit*）的控制，没有圣灵（*holy spirit*）的帮助是不能获得救赎的”，这是基督教的人类观。坚持不懈地渴求圣灵的帮助或神的权能，使自己越来越谦卑，这就是灵性的成熟，这就意味着信仰生活。谦卑恭敬地对待真理，如饥似渴地追寻义和爱，以身作则地引领和解与统一，这是从小接受的宗教熏陶，相应的节制和俭朴的生活是必须恪守的规条。

我的学生时代是在韩国黑暗的军事独裁政权下度过的。很多同学走上街头反对独裁政权，当中也有些同学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掉，不留丝毫痕迹。背井离乡在首尔读书的我，也经常出现在反政府示威队伍中。但是，有一天，站在学生运动风口浪尖的学长把我叫到一边，嘱咐我说，要远离示威队伍，全身心地投入到建筑学的学业中。时至今日，我仍不明白当时同在建筑系的那位学长为什么对我说了那些话。虽然不明原因，但是我不敢违抗学长的话，只好离开了街头和广场（那位学长最终还是在学生运动中去世了）。当时我与世隔绝，建筑是我唯一的避风港。街头的口号声响彻天空的时候，我更是拼命地钻研建筑。

毕业后更是变本加厉，投奔金寿根（*1931~1986*）先生的门下，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无数的日日夜夜都在办公室熬，糟践自己的身体，有空就沉溺于酒精，直至失去知觉。这像是一种自虐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支撑我生命不息的只有建筑。在某种意义上，建筑是我的信仰。

国家结束军事独裁统治，即将迎来民主社会之际，金寿根先生因病去世，我突然面临该做承孝相建筑的时候了。整整15年的岁月都在追随金寿根的建筑，当时的我已经不是我自己，所以经历了急剧的身份认同性的混乱。在万般纠结和迷茫中，我遇见了两处建筑。在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建筑风格的路上，这两处建筑提供了决定性的契机。

第一个建筑是位于首尔的宗庙。

20世纪初，崇尚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将城市的空间划分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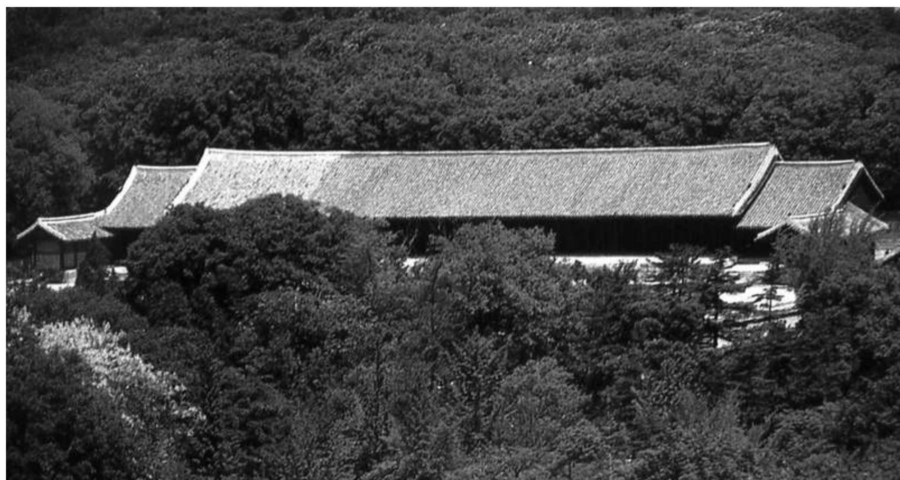
（*Habitation*）、工作（*Work*）、交通（*Transportation*）、消遣（*Recreation*）等四种。在这些以建设理想城市为目标的城市理论的影响下诞生了无数的新城市，但是现如今这些城市却造成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的城市弊病。新城市孕育了人口过密、环境污染、集体利己主义、阶级矛盾、归属感丧失、自我认同感缺失等严重的病理现象，导致理想主义的梦想最终破灭。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将人类的本性和诉求当作可计量的内容，将效率和便利视为最高优先级的价值，只从功能性角度看待城市的思路的结果。

首尔是具有600年历史的古都，但是开发至上主义的狂风在仅仅三四十年之间用西方扭曲的城市理论对首尔的东方美进行胡乱涂鸦，导致城市扭曲变形，宁静的美丽变成喧闹的狰狞。在到处飘荡着拜物主义亡灵的首尔，还是有个地方在不断地净化腐败的首尔，那就是宗庙。

宗庙位于首尔市中心的钟路对面，占地面积18万多平方米，供奉着朝鲜王朝的神位。庄严肃穆的宗庙不断地纠正着首尔喧哗、扭曲的面貌，宗庙是我们传统的空间概念“留白的美学”的极致体现。



宗庙正殿前空出的空间——月台就是留白，是绝对的空间。





旨在建设儒教国家的朝鲜王朝，为了确立其正统性，开国以后马上着手在景福宫的两侧建了社稷坛和宗庙。迁都汉阳的第二年，即1395年9月，7间规模的宗庙正殿完工，之后经过多次的增建和改建，达到了今天的规模。宗庙正殿在其规模上就是压卷之作。东西117米、南北80米的围墙包围的正殿，其超出预想的长度塑造的庄重姿态，让人肃然起敬。走进南侧的正门——神门，一眼望不见端头的瓦顶深压着地面抵抗着重力。屋檐下低垂的斜影和一排排红色的柱子，就像无垠的世界一样吸引着访客。其威严的形状，瞬间让访客肃然起敬。

日本的建筑师白井晟一（*1905~1983*）曾对该建筑赞不绝口，称其为东方的帕特农神殿，吸引无数的日本建筑师和学者来访，也都抒发了相同的感叹。但是，他们强调的应该是像帕特农神殿一样的外观的庄重。但是，宗庙正殿的美不在于正殿本身的视觉美，而在于正殿前留白的空间带来的非物质之美。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可与一望无际的沙漠

或创造天地之前的寂静相媲美。

是的，长109米、宽69米，被称之为月台的该空间就是留白本身，是绝对空间。围墙高只有1米左右，但是由于四面八方都从地面垫高建造，已经远离世俗，围墙外茂密的树木将这里和外界隔离开来，让人觉得这里是彻底腾出的空间，犹如真空的状态。

祭师举行祭礼用的中间王道的表情，貌似要把我们引到彼岸的世界，不规则但整顿有序的铺地石就像是刻在地上的神的指纹。怎么看都不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也不是现代城市所追求的功能性建筑。与拜物主义背道而驰，与贱民主义格格不入。这里是灵魂居住的空间，是永远觉察自己的本质的空间。

20世纪90年代初，在金寿根的建筑世界中度过15年后，由于不知道我的建筑应该走什么样的设计风格，我正在经受内心的彷徨，全盘怀疑自己的归属性。有一个清晨，在宗庙正殿空无的宁静中，我放下自我、消除贪婪、揭开混沌，听到了来自彼岸的灵魂清澈的声音。那是绝对和彻底的无为，是终极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沉默。我终于掌握了我建筑设计的方向舵。

之后，我有幸访问了位于圣迭戈的萨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路易斯·康（*Louis Kahn, 1901～1974*）设计的研究所是中间隔着庭院的两栋研究楼排在两侧，将留白的空间衔接到太平洋的不朽之作。这栋建筑最本质的要素是留白的庭院。随每时每刻变换的太阳、随影子的浓度和深度，随季节、天空的颜色、随气候变化的大海和天空的表情来填满的庭院，其变化千姿百态。访客的主张和观念、居住者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填满庭院，又随风而逝。

这个庭院是无限敞开的，有时漆黑的天空会关闭这份无限。估计到日落时分，太平洋的地平线会成为燃烧的墙壁，一天的最后一刻才是最接近路易斯·康一直追寻的绝对空间、本质空间建筑的庄严美。这才是真正的留白所具有的绝对美学，但是对于数千年来一直将填满视为己任的西方人来讲，这应该是莫大的冲击。

“留白”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建筑中代表新时代、新建筑的关键词，但这原本是我们祖先建造古城和建筑的基本思路。但是，不知从何时起，对我们来讲，留白成为需要驱逐的陋习，人人都急于填满所有角落，最

终导致我们的城市充斥着各种浮夸的造型物和建造物。我们的生活和群落就这样逐渐崩溃。

好的建筑和健康的城市理应是唤醒我们的善良、真实和美好，并得到确认的地方，这些都是通过留白和孤独获得的。肆无忌惮的拜物主义贪婪横行的这个时代，重新找回并面对曾经丢失的我们的孤独，重新发现自己根源的留白的地方。这种留白的城市最终会守住我们的尊严。宗庙的庭院就是对此的宣言，萨克研究所就是其证明。是的，城市和建筑的美不在于填满，而在于留白。



萨克研究所的回廊（左）和院落（右）



两边排开研究楼，中间留白的院落，就是这栋建筑最本质的要素

面对这两处建筑，我有种心口刺痛的感觉，我终于可以面对我自己了。我觉察到这不是他们的语言，是在我的孩提时代时常让我感受到平静的我的语言，我的肢体语言。

现代主义退潮以后，引领时代的主流思潮缺失。也许，以后不可能有任何思潮可以引领全世界，成为一家独大。无法垄断信息的年代，将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全民混战的年代。也许是因为这个，与健康的谈资或主流哲学的讨论相比，刺激我们触觉和视觉的建筑和城市争先恐后出现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无缘无故地扭捏、歪斜，各种千奇百怪的材料包裹着，各种花哨的色彩装饰着，蹂躏着土地。貌似这就是现代建筑的主流。

但是，不管这个时代的建筑怎么挥舞建筑的躯壳，混淆我们的视听，不管受拜物主义诱惑的各种扭曲的形状，怎样刺激着我们的感官，那都仅限于肉体层面，并不是本质。健康的灵魂不会居住在里面，所以这种建筑不可能让我们走向成熟。灵魂无法居住的空间，那不是建筑，那只是样板，是戏台。建筑中有灵魂居住的时候，就会超越时代和地点的限制，给我们带来感动。并且，通过这些建筑重新审视自己的起点，得到随时可以打包行囊出发的契机。能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不成熟的年代的人反观内照的建筑才是“真实的建筑”，居住在这样的建筑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能成熟。

03
深庭宅院，其“不确定的留白”之美

> 建在釜山久德山脚下的深庭宅院的风景是至今仍
>
> 清晰地刻在我心中的留白的故事

1998年，我在北伦敦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期，研讨会上经常会听到同事谈论一个词——“Indeterminate Emptiness”，就是“不确定的留白”。不确定的留白，据我所知，这根本就不是他们文化的关键词，但是他们却高谈阔论说这是新时代的新价值。有一张他们互相传阅的如获至宝的照片，就是位于日本京都的“龙安寺”的院子。15世纪作为禅宗佛教寺庙建造的龙安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京都的所有历史建筑中，也许是最让西方人为之倾倒的建筑。对我来讲也是如此，但是我的观点跟他们大相径庭。

我第一次访问龙安寺是在1992年。游览京都的几处现代建筑后，还有点儿时间，我就决定去龙安寺看看。闻着宜人的树香，穿过郁郁葱葱的林荫路，走到寺院的玄关时，被告知要脱鞋。本来看到茶屋前石板上刻着的“吾唯足知”四个字，已经变得很谦逊。“吾唯足知”，要求放弃一切。纠结半天，最后还是脱下鞋子装进鞋袋里，踏上了玄关的地板。长长的玄关左侧一眼望见的庭院，有截然不同的世界。地板上或者静坐，或者屈膝而跪，或者踮着脚的人们，大气都不敢出一个，凝视着庭院。接踵而至的是无边无际的沉寂……我本来只是为了课题顺路进来的，但是也不得不陷入其沉重的寂静之中。

一会儿就看见了屋外的风景。低矮的黄土围墙内是接近30米长的庭院，15块奇形怪状的小石头隔着适当的距离排布。铺在地上的白色碎石构成干净整洁的纹路，精巧、缜密、节制、至诚，还有让人窒息的美，一切都定格在那里，就像亿万年岁月转化成的化石，与岁月成比例的静谧，所以这种美是悲壮的。但是，我有了疑问。这能算是真正的留白吗？况且是不确定的留白……

结束在伦敦的生活刚刚回国的200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在寻找21

世纪的新价值时提出了“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Less Aesthetics More Ethics*）的主题。跟我一起受邀的奥地利建筑师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 1934~*）带来的作品就是照搬龙安寺庭院的缩小模型。汉斯·霍莱因因设计法兰克福现代美术馆等精致的后现代主义建筑而闻名于世，作为世界顶级设计师屡次推出过划时代的作品，当大家屏住气息、心怀期待地来到他的展区时，却看到作为伦理的象征赫然摆在那里的龙安寺模型，嘲笑着在西方找不到伦理。凭借刊登在《多莫斯》（*Domus*）杂志特刊封面的这部作品，龙安寺摇身变成了代表伦理的建筑。





一切都定格在那里的龙安寺的院落，这能算是留白吗？

但对我来讲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从美学到伦理的转型，那关注的不应该是眼睛看到的建筑物，而应该挖掘其建筑物内展开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故事。我看到的龙安寺只有视觉上的美学，其中根本不存在伦理，如果那就是留白，那就是确定和冻结的留白，甚至可以说那是死寂沉沉的留白。

我这样断言是有理由的。我的孩提时代是在韩国战争时期度过的，从北边逃难而来的七口之家围着一个高墙庭院，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建在釜山九德山脚下的深庭宅院的风景是至今仍清晰地刻在我心中的留白的故事。有一间厕所和有一口井的深长的庭院，每天早晨都是闹哄哄的，到了晚上日落时分，做晚饭的炊烟和笑声填满整个庭院，空无一人时的庭院又经常洒满暖绵绵的阳光，或者是滂沱大雨。到老了才明白，这就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所讲述的居住之美，是我们本源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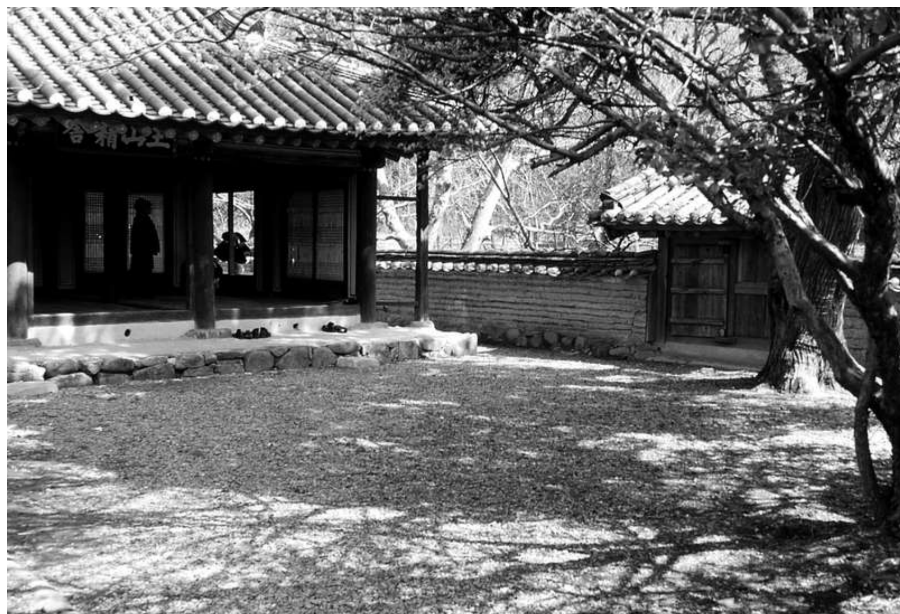
2000年9月号《多莫斯》杂志的第七届威尼斯双年展特刊封面

7th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LESS
AESTHETICS
MORE
ETHICS

la Biennale di Venezia

2000年9月号《多莫斯》杂志的第七届威尼斯双年展特刊海报









（自上而下）独乐堂厢房院落 尹拯古宅内院 玉山书院院落



河回村养真堂院落

这不只是那个苦难岁月的故事。我们的祖先建造的所有房屋的庭院，都拥有留白之美。庭院大多时候都是空的，但是却充满着生命的气息。要么是小孩子们在玩耍，要么是摆宴席，或者祭祀祖先，这个空间始终慷慨大方地承载着我们群落（共同体）的生活，这些行为或仪式结束后，又回到留白，将我们引入思考的世界。这就是不确定的留白，是从我们智慧的祖先处传承下来的美。但是在我们丢弃了传统之美，追寻西方的美学，放弃了庭院的当下，西方人却称这是终极的美，热捧我们祖先的庭院，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金源一（*1942*～）的小说《深庭宅院》（文学和知性社，*1991*）的结尾写道："我目睹了满满一卡车的新土被铺在深庭宅院后院的施工现场。我用悲伤的眼神注视着我在大丘生活的头年记忆就这样被掩埋掉。让人欣慰的是饥饿和委屈的见证就这样销声匿迹，但是马上会有两层洋房屹立在这片土地上，把我寒酸的屌丝记忆踩在脚下。"

04
享受孑然一身的孤独之屋
——独乐堂

独乐堂不同于通常威严满满的外宅，

房屋本身看似没那么重要



庆北庆州市安康邑有一处老房子叫独乐堂。朝鲜中宗年间，性理学的泰斗——晦斋（李彦迪，*1491~1553*）卷入政治斗争辞官返乡盖的房

子。他本应回到土生土长的良洞村，但也许是因为不愿意在不惑之年灰溜溜地回到故乡赘居，就回到了二太太生活的紫玉山山脚下的家。这里本来有二太太建造的内宅和下房，还有父亲建造的小亭子，但是晦斋发挥使房屋与周围景观浑然一体的卓越的建筑手法，进行大幅的修建和扩建，取名独乐堂，并在这里“悠闲自得”地住了七年，直到回归中央政治舞台。

很久以前，我第一次来到独乐堂的时候，低矮的房高首先让我觉得很诧异。不仅围墙低矮，房屋也都非常低矮，貌似要躲进泥土中。只有看似后人建造的大门独高，显得突兀，更让人困惑的是走进大门后，分不清该往哪个方向迈步。

一共有三个入口，右侧的一个是通往溪谷的狭窄通道，打开剩下两个入口中左侧的一扇门进去，眼前出现了狭长的院落。左右坐落着高低不同的房屋，左手边是侍从们居住的下房，右手边是内宅。这么看来，刚才经过的应该是正门，但真的是太袖珍了。估计是搭配这么狭小的院落而为之，所以内宅的院落显得更加神秘。

退出该院落再推开右侧的一扇门进去，有较宽的庭院，这是外宅——独乐堂的领域。不同于威严雄伟的其他房屋的外宅，仅仅由四间房组成的独乐堂房屋本身看似没那么重要。反倒是由围墙划分出来的庭院成了中心，庭院是以围墙周围的群山为界限的世界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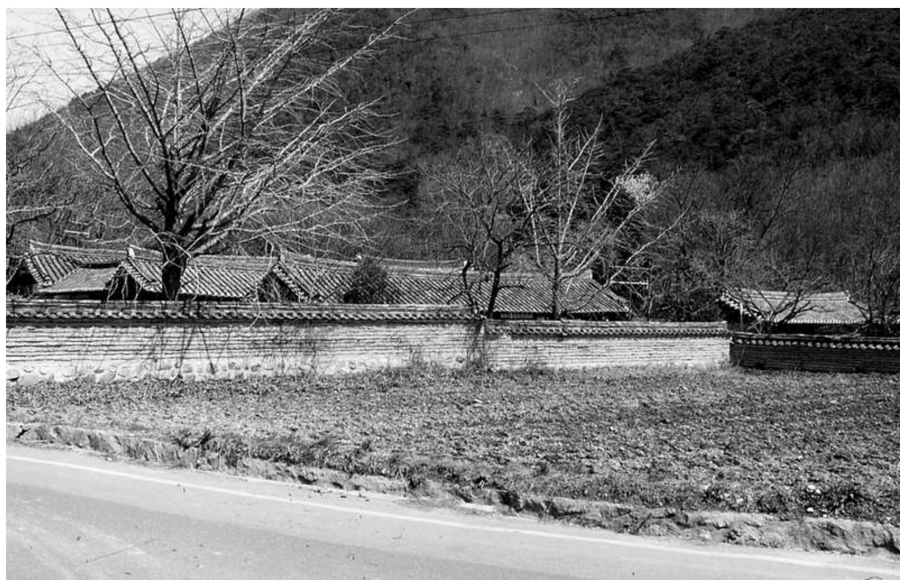
问题是这里不只有一处庭院，院子内这样的庭院随处可见。为了灵魂的安息，位于最后面的祠堂将两个院落重叠，打造了全然不同的世界，作为仓库使用的供需房也有独立的私密院落。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栋房屋的溪亭。环顾四周正在寻找照片中的美景时，被告知后院角落的建筑就是溪亭。天啊！……从房屋东侧的紫溪川对面望过来的时候那么美丽无比的建筑，在这里居然只是为了圈出院落而存在的墙体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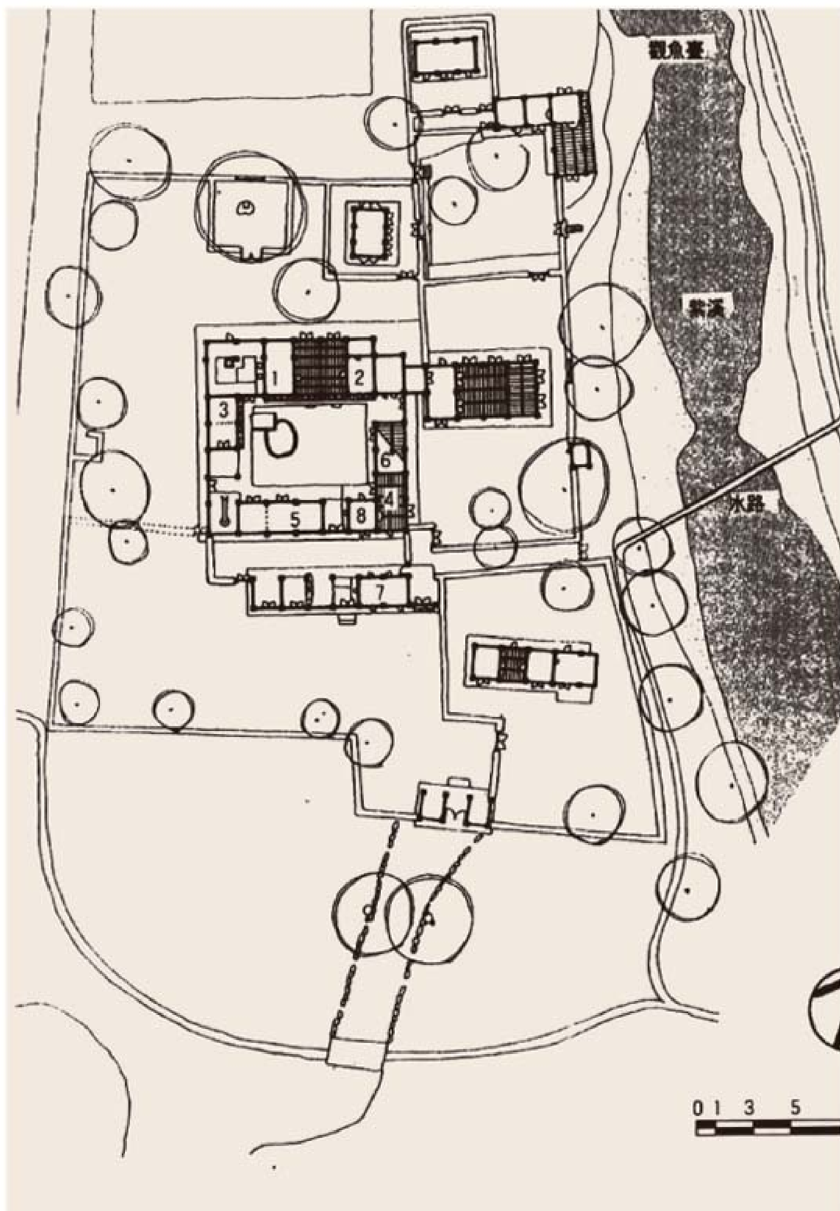




（自上而下）独乐堂的厢房和院落 溪亭院子 溪亭



貌似要钻入地下的独乐堂外观



独乐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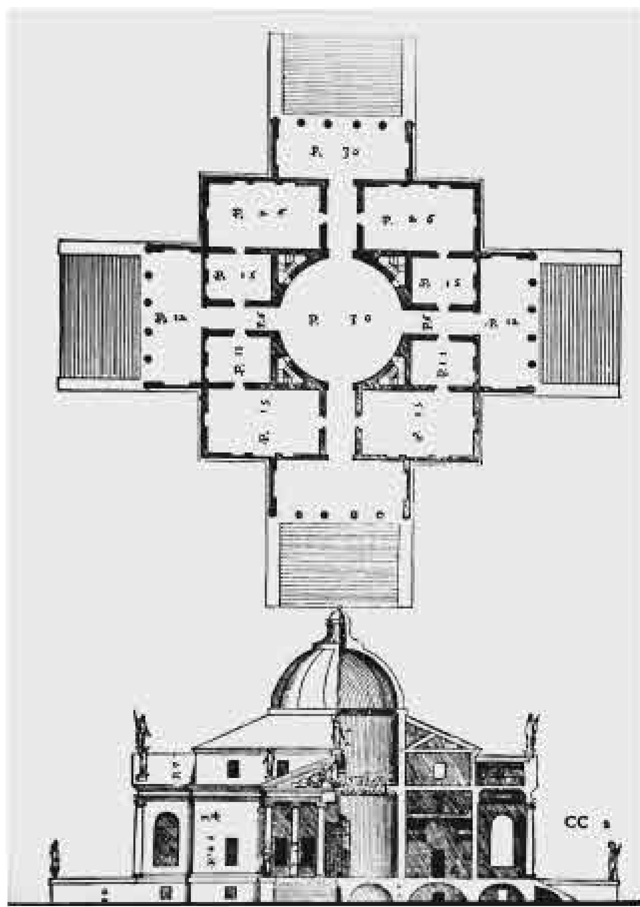
可见，这栋房屋的所有建筑其本身一点都不重要，彻彻底底是为了圈出庭院而存在的道具而已，各个不同的庭院是各自独立的世界。已过不惑之年，即将知天命的晦斋希望在这样的庭院中隐居，享受“独乐”。

同一时期，与独乐堂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的房屋出现在西方。就是

在西方建筑的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打造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到目前为止依然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的“圆厅别墅”（*Villa Rotunda*）。比晦斋晚17年出生的文艺复兴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大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 1508～1580*）为隐退的神职人员设计的这栋房子，位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市的郊区。



君临天下似的圆厅别墅



圆厅别墅的平面图和截面

维琴察市坐拥帕拉第奥设计的奥林匹克剧场等多栋建筑，被称为“帕拉第奥的城市”。维琴察市是整座城市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建造在幽静村落的丘陵之上的这栋建筑，用十字划分正方形的平面后，中间设计出圆形的厅，所以被称为“圆厅”。圆厅的穹形屋顶和墙面上绘制的壁画描述着由神灵包围着的宇宙。站在厅的中央，通过南北通透的走廊，外面的山水风景一览无遗地收入眼帘，感受着从房顶射进来的阳光，仿佛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存在。所以说，这栋房屋跟自然处于对立的关系，为了统治的优越性矗立在丘陵之上是理所当然的。

将自己的存在升华为君临天下的这栋纪念碑似的房屋得到了狂热的追捧。之后的很多建筑都纷纷模仿这栋房屋，甚至包括20世纪的建筑大

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在内的现代建筑师的设计也是这栋房屋的模仿。这栋房屋在过去的数百年来一直处于西方建筑的核心地位，也许是注重支配关系和从属关系的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象征。这栋房屋的设计理念刚好与独乐堂相反，因为独乐堂的思路是房屋只是区分院落和周围风景的一种手段。

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圆厅别墅是一个人独享万物的房屋，用汉字写出来也是独乐堂，那么风格上完全不同于圆厅别墅的晦斋的独乐堂该怎么理解呢？细细想来，对于“内心独立方据理”的晦斋来讲，独乐的意思不是“一个人享受的房子”，而是“享受孑然一身的、孤独的房子”。

05

和、华、祸[1]

> 在早晨透过窗户纸射进来的一缕缕阳光的沐浴下，我起身推开了白色的隔扇门。天啊！令人眩晕的白色！下了整夜的雪让天地万物都银装素裹。这样的极致美——那就是和

第一次去日本的温泉是20年前的事儿。经常往来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在日侨胞委托我设计温泉时，为了让我参考日本的类似设施，邀我一同感受日本温泉。时值隆冬，结束三天的紧张日程后，我们决定去富士山脚下的箱根温泉。因为没有预约，我们联系了当地的温泉服务中心，他们给推荐了当地历史最悠久的温泉旅店。天色已暗，我们开车经过温泉村庄残雪飘散的道路，到达了一家旧旅馆。接到电话早已在门外等候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向我们介绍虽然简陋但很有品位的旅馆，说旅馆已有四百年的历史。

客房只有三间，木制的旧屋，踩在地板上发出陈年木材的响声。将行李大致归置一下，更换浴衣后，便迫不及待地走向浴场。推开咯吱咯吱响的推拉门，浓密的热硫黄味儿扑面而来。浴场较小，放在角落的扁柏浴缸缸边上有厚厚的陈年温泉水渣滓，仿佛是时间的年轮。将刺骨的寒风中已经冻僵的肉身浸泡在水中，在蒸腾的热气中彻底放松神经，我肉身的疲倦随着四百年的记忆烟消云散，刚烫过的清酒和精致的晚餐让饥肠辘辘的肠胃如痴如醉。晚饭之后回到硫黄水中享受闲情逸致后，钻进亮黄色的榻榻米上铺好的松软的被窝时，再顽固的失眠症都抵挡不住这样的奢华，我马上进入了深深的梦乡。不知这样美美地睡了几个小时，在早晨透过窗户纸射进来的一缕缕阳光的沐浴下，我起身推开了白色的隔扇门。天啊！令人眩晕的白色！下了整夜的雪让天地万物都银装素裹。这样的极致美——那就是和。



© ahn graphics
日本米子的雪景，拥有治愈力量的和的风景

有了那次悠然神往的经历后，我成了日本温泉的礼赞者。每次一有机会出差日本，温泉就成了日程结束后的必备行程。事实上，完全忽略建筑的本质要素——空间的问题，只关注外形设计的日本建筑早已不再是我的关注对象，所以现在很少去日本，但是日本温泉（尤其在冬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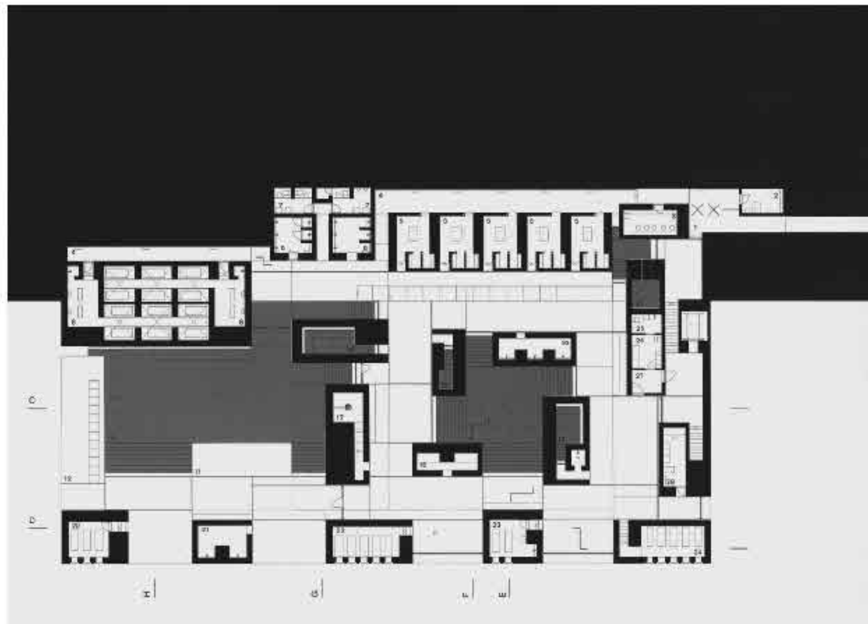
对我仍有致命的诱惑力。因为那里有治愈和高浓度的思考时间。

瑞士的瓦尔斯（*Vals*）坐落着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 1943~*）设计的温泉浴场——“瓦尔斯温泉”（*Therme Vals*）。虽说在瑞士的某个村庄角落拥有不起眼的办公室，但是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他的诗性建筑散发着能让成千上万的巡礼者产生共鸣的力量。让卒姆托一鸣惊人成为全球名人的建筑就是这里的温泉浴场，单看图纸，其空间的深度和明敏的组织足以让人折服。



奔向瓦尔斯温泉(左)的美丽旅程(右)





1999年冬天，当时住在伦敦的我决定一个人去参观温泉。据说要从瑞士东部城市库尔（*Chur*）坐火车到伊朗茨（*Ilanz*），然后再转乘载人邮政车，看来应该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从阿尔卑斯流入博登湖（*Boden*）的绿松石色的江面，在库尔出发逆流而上的火车上望去，周围的山势打造的风景让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也许你没想到这只是前奏而已。在伊朗茨坐上邮政车的时候时间尚早，乘客只有我一个人。巴士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路盘行……天啊！让人窒息的美景蜿蜒展开，简直是仙境、秘境、恍惚境。一个人独享这样带劲儿的幸福感，甚至感到一丝丝的负罪感。

过一会儿到达的温泉浴场，在已经陶醉在美景中的我的眼里，其建筑也是一道风景。悄悄地掀开土被探出头的建筑，内部有各种不同功能的温泉空间，就像一个个小村庄。我一会儿在温泉池里泡泡，一会儿在温泉池之间穿梭，一会儿又赤裸着身体走到凉台透气儿，这时扑面而来的对面山脚的风景吸引了我。很快我也融入进去，终于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这样的闪亮美，也许这就是华。

2011年年底，有几个朋友拉着我去韩国东海岸的一家温泉酒店，说是冬天的最佳去处非温泉莫属。由于前一天刚下了暴雪，沿途的风景简

直太美了。韩国群山的柔美线条散发出的韵味，可不是陡峭的阿尔卑斯山或突兀的富士山能演绎的。水的口感又是那么的清爽，我们一路兴奋不已，纷纷道温泉行是总结一年的最佳旅行。

但是，汽车开进有温泉酒店的村庄入口开始心情很不爽。把美丽的雪山风景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各种广告牌，广告牌后面冷不丁出现的傲慢无礼的建筑群……不一会儿到达的国籍不明的酒店，阴暗脏乱的环境、随处散落的物品，更衣后走进浴场，乱哄哄的更衣室、脏乱不堪的用品、收容所般的寝室，甚至都尝不出味儿的早餐……丝毫找不出值得留恋的地方。箱根和瓦尔斯温泉的美妙回忆悄然而至，心头涌上了绝望和愤怒。这是祸……

---

[1]在韩语中，“和”、“华”、“祸”是同样的字和发音。

06
柏林和金寿根建筑

> 几乎所有行政的结果
>
> 都以建筑的形式流传后世

芝加哥被称为建筑之城，1871年发生大火整个城市焚烧殆尽后，打造了一个摩天高楼铺天盖地的城市风景，坐稳了20世纪世界建筑中心之城的宝座。那么现在呢？当然是柏林。18世纪成为普鲁士王国的首都以后开始繁荣昌盛的这座年轻城市，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时常能带来新气象，这又吸引着为之倾倒的野心满满的建筑师们改变着城市的风景。

如果说帝国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用古典主义建筑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基础，那么20世纪初旨在新时代艺术教育的造型学校魏玛包豪斯（*Bauhaus*）用现代主义风格刷新了其基础。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或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等伟大的建筑师们在颇懂建筑的希特勒强迫下为纳粹建筑时，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离开德国，远赴新的国度——美国传播柏林的建筑，使现代主义在美国百花盛开。废墟下站起来的柏林，没有忘记他们。为了安抚战争中备受煎熬的市民，邀请密斯·凡德罗设计美术馆，密斯·凡德罗不负众望给祖国献上了20世纪建筑的最高杰作。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 1893～1972*）又在美术馆旁边建造了全新概念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大厅，凸显了柏林建筑在世界中的地位。



密斯·凡德罗的柏林新国立美术馆



阿克塞尔·舒尔特斯的德国总理官邸

推倒柏林墙成为统一德国的首都后，柏林的城市样貌又迎来了变化。将废墟的帝国议会建筑改建成统一议会议事堂，邀请最能代表柏林的设计师阿克塞尔·舒尔特斯（*Axel Schultes, 1943～*）整理了总理官邸和周围，携手有名望的建筑师在推倒的柏林墙附近建造各种纪念馆，翻新了城市设施。看到柏林已经恢复了首都的地位，很多国家认识到通过建筑提高国家的形象地位的重要性，纷纷动员本国最优秀的建筑师，建造了现代化的大使馆。荷兰理所当然首推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

1944～ ），还获得了柏林建筑奖，法国、英国、美国等也分别借助托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 1944～ ）*、迈可·威福德（*Michael Wilford, 1938～ ）*、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 1925～1993*）的建筑，宣传了本国的文化。尤其，北欧的五个国家联合建造的大使馆被评为柏林最美的建筑。

那么韩国是怎么做的呢？2005年受邀在柏林举办展览会的时候，耳闻韩国大使馆新楼正在建设中。由于错失了良机，我怀着万分遗憾的心情打听是谁设计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韩国大使馆位于市中心的核心地段。但是，负责设计的却不是韩国设计师，而是在柏林也名不见经传的当地设计师。向韩国外交部打听其缘由后得知，原来是购置用来建造大使馆的土地时是通过当地的一个中介拿的地，拿地的条件就是由中介指定设计师。无语啊……这事儿一度成了柏林文化界茶余饭后的谈资。

几乎所有行政的结果都以建筑的形式流传后世。可见，政府对建筑的认识举足轻重，对韩国来讲问题更加严重。尤其，国家招标的大部分项目都以“总包”（Turn-key）的名义让设计师和施工方搭伴儿投标。在这地球上没有这么做的，试想像公诉人和律师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监督的双方搭伴儿组建一个团队，这显然是纵容他们公开贪腐。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价值链上的既得利益层太强势了。接受这种条件的韩国设计单位等于是自认施工方邀请的外方建筑师的分包单位。所以像我这样的将与他们为伍视为非伦理的建筑师，就没法儿参与国家项目。还有一种制度叫“PQ Pre Qualification”（投标资格事先审查制度），大型项目只给有经验的人做。按这个逻辑，没当过总统的就没法儿担任总统一职了。为了纠正这些不合理，成立了国家建筑委员会，结果听都没听说过的人充斥着委员会，政府都不理不睬，最终沦落成有名无实的委员会。中央政府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在像龙山地区那样的大型民间项目上，也全都邀请外国建筑师，看来我们要摆脱边缘化也许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韩国建筑是这样的乱象，但是柏林却在2011年举办了25年前辞世的建筑师金寿根的展览。金寿根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20世纪60年代明星般出现在现代建筑的荒芜之地，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于这个土地上留下不朽之作的伟大设计师。自由中心和韩国科学技术院是可与当时的西欧顶级建筑相媲美的超级现代建筑，空间楼和庆东教堂是让外国建筑师也肃然起敬的杰作。先生怀抱着这贫瘠的土地，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世界，

所以在风华正茂的55岁离我们而去。请大家不要忘记目前留存于世界的杰作大部分都是其设计师在70多岁的时候设计的，所以如果先生还健在，我们的生活会多么丰富多彩啊！



© Murai Osamu
金寿根，1986年初在他设计的奥运会主场馆

现代建筑的中心城市柏林反而重新认识到金寿根建筑的价值，重新审视了他的功绩。参加开幕式的一位建筑评论家问我，传承了如此震撼的金寿根遗产的韩国现代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亲爱的国家，我不指望你能为宣扬韩国的建筑文化做些什么事情，但是拜托你不要出来捣乱！


© Murai Osamu





© Murai Osamu
外国建筑师都肃然起敬的金寿根的杰作——空间楼(左)和庆东教堂(右)

07
焚书者必焚人

20世纪的柏林是

狂乱的世界史的特别压缩版



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的德国柏林墙纪念墙

旅行最好一个人单行，根据经验，两人同行，旅行的效果基本减半；三人行，一个人容易被挤兑；四人行，容易分成两个派；五人行，餐桌座位安排不方便，住宿也不好安排房间，租车或坐车时也为难。如果一定要结伴而行，那最好是六个人出行。租个9座的商务车，装行李也宽敞，房间的分配或餐桌的安排都很方便。尤其，六是个适合讨论的数字，旅行中可以演绎很多有趣的故事。人再多就变成集训，不是旅行啦。

除非是地中海海滩或东南亚等热闹的地方，一个人的旅行始终是最佳选择。尤其，历史悠久的城市或有渊源的村庄，即使一个人也很安全，也没人注意你是不是一个人，很适合尽情享受孤独。平日里为生计而奔波，难以有空安静思考或内在觉察，在这些地方才能享受充分的思考和觉察的时光。柏林就是这样的城市。

柏林是1237年才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上的，在欧洲算是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有可能是政治权力或宗教权力的产物，也有可能是理念、思想或资本、文化的产物。即使只具备其中的一个要素，城市也会有自己的特性，但是柏林具备了上述的所有要素，而且是一直在变化的城市。奥地利的文化批评家卡尔·谢弗勒（*Karl Schefler, 1869~1951*）在20世纪初将柏林定义为“永远不会完成的城市”，之后柏林进一步证明了其定义的有效性。虽然在短暂的历史岁月中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桎梏，但是20世纪的柏林却是狂乱的世界史的特别压缩版。

英国出版社城市指南（*Time out*）编制的柏林手册将柏林称之为“冥想、对话和交换的大都市”。柏林从满身疮痍中站起来彻底反省曾经的过错，到处建造有向往和平的发人深省的纪念场所，尤其，德国统一后柏林又一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制造了危害人类尊严的各种非伦理、反文化行为的纪念所。



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的战争纪念馆新岗哨





内部有凯绥·柯勒惠支的圣母怜子像

将柏林东西贯穿的中心街道菩提树大街（*Unter den Linden*）周围分布着很多重要的建筑物。大街的东端有一处19世纪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大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所建造的“新岗哨”（*Neue Wache*）。原来是普鲁士皇帝禁卫队的岗哨，在1816年建造的。1993年，统一后的德国对经历过坎坷曲折的该建筑物进行修缮，重新命名为“战争和暴政的德国联邦共和国中央纪念馆”。按我们的叫法，应该是战争纪念馆。就算是新

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对于要看的东西太多忙不过来的我来讲，也没什么吸引力。1999年2月冬季的某一天我路过这里的时候，突然觉得来自建筑物内部的气流非同寻常，于是决定进去看看。但是，踏进去的一瞬间，我惊呆了。

无任何装饰，彻底清空的内部空间的正中央，摆放着为了守护人类的尊严而挣扎的凯绥·柯勒惠支（*Kaethe Kollvaiz, 1867～1945*）的雕像，是一个母亲抱着死去的士兵的雕像。这凄惨的圣母怜子像直接暴露在通过打通的天花板侵入进来的柏林的寒气之中，空间的大小只有230平方米左右，但是却能感受到无限的静谧。



贝伯广场的犹太文学焚书纪念馆



碑前的铁板上刻有诗人海涅的警示语

其实，我原来想去看的是马路对面贝伯广场（*Bebel Platz*）上的纪念碑。虽然抑制不住纪念馆带给我的冲击，但是时间已不早，我只好过了马路。据说，歌剧院旁边的广场有大屠杀纪念塔，但是环顾四周却毫

无收获，广场空空如也。这时候突然发现广场正中央有一束朦胧的白光拨开低沉的白雾升腾。我赶紧凑过去看看，天啊……广场地面有一米见方的玻璃盖着的地洞，地洞内是白色的空书架。

1933年，受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煽动的少年纳粹们在这里焚烧了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等犹太学者的著作2万多卷，这就是纪念其野蛮行径的纪念碑。碑前的铁板上刻有诗人海涅（*C.J.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警示语。

焚书者必焚人

독일어 이미지 추가

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e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

天色渐暗，地下书架的光线越来越白，光柱虽然微弱，却足以统领周围的一切。广场的寒风让人刺骨，但是精神在寒气中越来越清醒。

建筑系专业的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 1945~* ）在德国统一之前的1987年拍摄的电影《柏林天使的诗》中，柏林城市的风景是时间停滞掉的黑白。该片的字幕有这样的一首诗：

当孩子还是孩子的时候，有问不完的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你

为什么我在这里，而不在那里

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宇宙的尽头在哪里

太阳底下的一切生灵，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

会不会是有聚有散的云彩

多人结伴游柏林，那简直是野蛮。



人类野蛮行径的现场，历史的见证纪念碑在发出光柱

08
科尔多瓦的胡同小巷在时间里流淌

> 只要站在小径，当地人的生活所创造的未曾预料的景象，时不时地让我感受到怦然心动的感动。因为建筑不是由建筑师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建筑中演绎的生活来完成的

假如你首访一座城市且只能停留三个小时，你会去哪里呢？我猜大部分人都会去象征这座城市的最重要的建筑物或场所，比如古代的神殿、王宫、纪念塔、广场等一次不落地出现在各种旅行手册中的地方，亲眼确认还不忘拍下靓照证明自己来过。如果是我呢?我不会去那些地方。那些旅游景点，已经不存在生活的实体，所以在我旅行中的关注对象里始终排后。取而代之，我会利用三个小时去逛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就算没什么建筑物可看，承载着当地人浓浓生活气息的胡同小巷的风景，时常能令我感动。

但对于日程非常紧张的游客来讲，很好地去观察和感受胡同的风景和当地人的生活谈何容易。我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事先熟悉当地的空间结构，这样不经意的一个回眸看到的风景，也能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因此，对我来讲，出发之前收集当地的各种地图，读出城市的结构是最重要的功课。尽可能收集不同种类的地图，如果有按年代区分的版本那就更好了。

众所周知，地图的信息量非常庞大，山势和河流的分布、道路的构成和房屋的分布、权力和财力或宗教和理念的影响下诞生的城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结构变化等都能通过地图类推。再动员一下空间的想象力和文化的解析能力，就等同于在地图的城市中散步。通过掌握城市的结构、阅读城市的故事，人还没到，当地的风景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虽说是初来乍到，我都不需要向导，就像当地人一样在各个地方逛逛，甚至可以给其他游客当向导。其他人根本不相信，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但是，有一个信息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地图获取的。地图只是俯

瞰的画面，所以不能从同一个角度去感受脚踏实地的当地人的生活。如果是著名的建筑物或遗址的话，即使不亲临现场，也可以通过各种信息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对于千姿百态的生活实体的景象，除非身临其境去聆听他们的呼吸，否则永远无法了解。所以说，即使头脑里已经刻上了地图中某个村庄的结构，只要站在村庄的小径，当地人的生活所创造的未曾预料的景象，时不时地让我感受到怦然心动的感动。因为建筑不是由建筑师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建筑中演绎的生活来完成的。

前面屡次提到，影响我成为建筑师的人就是金寿根先生。70年代初投入金寿根先生的门下，韩国正值朴正熙独裁的维新时代。在那个阴暗的年代，支撑我年轻生命的动力是建筑，维新独裁的压迫越厉害，我就越通宵达旦地“虐待”自己。到了早晨又被先生叫去，拿着通宵画出的图纸对峙。我为了越过金寿根这堵难以逾越的巨大的墙，不停地挣扎、辩护和抵抗，但基本都是以我的惨败为结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挑战金寿根先生的超凡能力，享受着挑战带来的刺激，并当作挑战当时社会的所有不合理，这是我能在那个矛盾的时代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建筑方面的成长是副产品。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讲，根本不是在学习建筑，而是将我内在的紧张化为齑粉排出去的欲望的逃离，获得感情净化的扭曲的斗争。因为有了这样的愤怒，我成了建筑师。

但是，55岁的金寿根先生突然辞世，我还有好多问题要缠着先生挑灯夜战、唇枪舌剑，先生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下子失去15年来始终指引着我前进的目标和方向，我感觉像是被扔到雨夜在海洋上航行的船上。

用自己的名义设计建筑的时机已经来临，但是我却不了解自己。从头到脚都用金寿根名义的建筑来装扮的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对自己的建筑是那么的生疏。在怒涛和狂风肆虐的漆黑的海洋中彷徨，凄凉孤独地度过几年后，1992年秋季，我提出“贫者的美学”的口号，宣誓要做“承孝相建筑”。在黑暗的海洋中我重新回忆起遇到金寿根先生之前遇见过的人们。重新忆起孩提时代生活过的故乡，激烈地抗拒上帝存在的教会时光，我曾经爱过的文学中的人物，还有他们的诗句。

当再次面对这个社会时，我清晰了作为知识人，通过建筑可以承担的义务和发挥的能力。当心中有一盏明灯时，我发现需要重新学习的东

西太多太多。我穿梭在各个棚户区，重新翻开过去读过的书，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了新的觉察。琐碎的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一样，甚至清晨洒满窗棂的阳光和夕阳的残光、一片树叶和一阵风，都成了我学习的机会。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摇篮，所有的人和事物重新成了我的导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e de Sousa Saramago, 1922~2010*）在当记者问到“您跟谁学习？”时，回答道，从自己的小说中学习。是的，我也通过自己的建筑不断地学习，但是，给我更多教诲的是我的日常生活。《圣经·罗马书》12章2节写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要心意更新，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显得新颖，并可以给我们学习的机会。可见，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的神秘！



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列柱和光线打造的内部空间已经达到了节制美的极致



小教堂前的大广场，科尔多瓦的街头风景千变万化



科尔多瓦的小巷
如果不身临其境，倾听他们的呼吸声，根本无法了解到生活真实的面貌。

西班牙的南部城市科尔多瓦（*Cordobo*）有意味着伊斯兰教寺院的历史建筑大清真寺（*Mezquita*）。作为科尔多瓦的象征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的该建筑是在公元8世纪作为伊斯兰寺院建造的，后来由基督教文化控制城市时变成了教堂。当时的基督教徒犯下了反文化的错误行为，将唯美的伊斯兰建筑改造成了不合适的教堂建筑。想起当年占领伊斯坦布尔圣索非亚大教堂（*Hagia Sophia*）的伊斯兰教徒们被教堂的美丽所折服，直接将教堂当作伊斯兰寺院使用了，可见基督教比伊斯兰教更加排他。尽管其结构已变形，但是光线透过大清真寺周围排布的856根肃静的柱子照射进来时，所营造的内部空间已经达到了节制美的极致。

2011年2月初，第一次游览之前通过看图纸已经猜到这座建筑会怎样，实际上也确实如我所想。该空间营造出来的氛围是超乎寻常的，虽然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一趟，但绝对是不枉此行。在一排排的柱子中，我慢慢品味着，毫无保留地消耗了我的时间。

但是你都想象不到，这仅仅是前奏。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走出寺院，走进通向酒店的胡同的一瞬间，我被眼前展开日常的街头风景彻底征服了。胡同小巷延绵不断地展开着其形态和大小让人意想不到的空间，街边的建筑毫无保留地展露着时代的风霜，讲述着历史的故事。地图上看到的宽敞的马路是已有五百年历史的一座小教堂前的长条的广场，看似断开的道路连接到倾斜酒店的一楼，古往今来自始至终连接着生活，悠悠岁月承受着生活之重的这些马路散发着时间的光芒。两千年前的街头，生活着摩尔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街角、窗边、标牌、栏杆……虽说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设计和建筑，但是这些一个个片段构成的才是真正的科尔多瓦。

我踏破鞋底走遍每一条胡同小巷探索着，遇见和辞别其中记载着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完全享受生活中完善的建筑之美，其日常生活中蕴含的美学。是的，旅行不是在空间里完成的，而是在时间中获得的对人生的觉察。

09
死亡的形式

由老顽固设计师格尔德·卢弗伦斯的建筑史诗打造的死者的世界，是提醒我们『活着是多么有意义』的圣书般的风景，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探讨生活的美好



2011年3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时代一位伟大的建筑师离我们而去了。郑奇镕（*1945~2011*），一生都在提倡“建筑应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就是公共性，这才是建筑伦理的所在”，可以说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典范，先生最终筋疲力尽年仅55岁就撒手人寰。我一直称先生为“哥”，先生是我愿意尊敬和追随的人。先生很欣慰超过20年的岁月里我们都在相同的境界，共享很多的价值，经常为了纠正这个时代扭曲的建筑伦理，聚集与我们情投意合的人。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经常结伴旅行，用相同的眼光观察着世界各地发生的生活的景象，所以每当跟先生出游，从筹备开始便心潮澎湃，旅途归来更是感受

到无比巨大的安慰。其中，格外吸引我们关注的是体现在多处的“死亡的形式”。

在法国南部的港口赛特（*Sete*）位于山腰的海滨墓园中寻找保罗·梵乐希（*Ambroise Paul Toussaint Jules Valery, 1871~1945*），共同回忆过诗句“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诗:《海滨墓园》），为了寻找在地中海咽气的勒·柯布西耶（他在地中海游泳的时候死亡）亲手设计的墓碑，怀着感动搜索过地中海沿岸的村庄马丁岬（*Cap Martin*）。登上意大利的威尼斯墓园岛圣美凯力（*San Michelle*），拜访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 1931~1997*）建造的圣卡达罗（*San Cadaldo*）公墓，探讨过死者的城市风景和活者的城市风景有什么不同。

我们一路开着车，只要发现被郁郁苍苍的柏木围绕的地方，猜到又是一处墓园，便走进墓园在其风景中散步。在新访问的城市中沉湎完日常的生活空间后，无一例外地寻访当地人死亡后形成的风景。他们的村庄附近始终有死者的群落，我们发现其构成大部分是生前村庄的缩影或改版。在耶路撒冷东部的墓园中我们自然联想到古老的犹太人村庄，发现这墓园与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 1932~* ）在柏林建造的大屠杀纪念馆的相似之处后，我们曾会心地一笑。在瑞士提契诺（*Ticino*）的村庄伊拉格纳（*Iragna*）的小型墓园中发现极其唯美的沉默后，了解到他们的村庄就在其延长线上，顿感村庄的路口都显得敬虔。在阿尔卑斯的村庄库尔的公墓中目睹过无比的平和，先生告诉我德语中墓地是“平和的村庄”（*friedhof*）的意思。

尤其对斯考哥司基考哥登（*Skogskyrkogarden*）的森林墓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由老顽固设计师格尔德·卢弗伦斯（*Sigurd Lewerentz, 1885~1975*）的建筑史诗打造的死者的世界，是提醒我们“活着是多么有意义”的圣书般的风景，所以在墓园转一圈后，我们发现可以重新探讨生活的美好。

但是，回到我们的现实时，死亡的风景让郑奇镕先生和我备感挫折。我们哀叹，只担心房价下跌的浅薄的拜物主义，将死亡的形式驱逐出我们的周围，在城市不管怎么擦亮眼睛都找不出半点儿敬虔。被驱赶到偏远地方的墓地千篇一律都用稀奇古怪的石头装饰着，其低俗和浅薄让人绝望。



格尔德·卢弗伦斯的位于斯德哥尔摩的森林墓园入口



阿尔多·罗西的圣卡达罗公墓



阿尔卑斯的村庄库尔的公墓

也许是因为这样，先生要求火葬，希望骨灰撒在故乡的土地上。但是，火化先生遗体的碧蹄火葬场简直就是惨绝人寰的现场。长途汽车候车室一样粗暴的氛围、未过大脑的宣传壁报、没人情味的广播，再加上念经声、木鱼敲击声、赞颂歌声、祈祷声……啊！连哭泣和悲伤都变得廉价了，毫无礼仪可言的火葬场嘲弄着死亡，顿觉对先生的负罪感侵袭而来。远不只这些，在安放骨灰的骨灰墓现场目睹那些低俗的死亡形式后，再也无脸面对先生的遗像。本希望对荒诞不经的石椁和墓碑的样子稍做改动，咨询下管理处，结果说是违反规定。我们不能这样作别的……哥，对不住，对不住了……

与俞弘濬教授和建筑师金永燮先生回城的路上，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能否将我们身边的忘忧里公墓重新打造成唯美的死亡的形式呢？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很多时代的风云人物都安葬在这里。韩龙云（*1879~1944*）、李仲燮（*1916~1956*）、方定焕（*1899~1931*）、曹奉岩（*1898~1959*）、池锡永（*1855~1935*）、朴寅焕（*1926~1956*）、吴世昌（*1864~1953*）、文一平（*1888~1936*）、李仁星（*1912~1950*）、安昌浩（*1878~1938*）……翻出人们能想起来的所有的名字，找到了能将忘忧里指定为文化遗产的理由。否则，恬不知耻的贱民开发意识绝对不会放过这里，迟早会将忘忧里驱逐出我们的生活。



西班牙的建筑师安里克·米拉耶(Enric Miralles)设计的伊瓜拉达（Igualada）公

先从已然成为历史的此公墓着手，打造首尔最美的“死者的城市”，兴许能一举改变我们“死亡的形式”。也许从此死亡始终伴随我们，我们的生活反而更加美好，城市也能走出肤浅的欲望之海，还能恢复一点集居的虔诚呢！

10
永远地安息居住在最初的房子

清一色的正六面体石灰岩建造的犹太人的坟墓，

就是他们最终拥有的最小的石头房子，

也许他们最初的房子也是这样的



据《圣经》记载，耶稣是将木匠约瑟作为肉身的父亲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在教堂观看圣诞节的节目表演时，耶稣家的背景时常是木工所。耶稣活到33岁，但是，我们知道的耶稣的行迹只是最后三年的记

录，至于30岁之前在哪里、在做什么，我们一无所知。除了小时候跟犹太教的教师进行过教理论争之外，没有任何关于他生涯的记录。我估摸着子承父业或者给父亲做帮手也是正常的，那耶稣会不会也是木匠呢？

但是，后来攻读建筑后，我开始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圣经》中记载建造会堂等重要的房子时，好木头都是从黎巴嫩或其他国家运来的，可见以色列的森林资源很匮乏。既然这样，很难有木匠这种职业。况且，约瑟的职业用英语翻译成“卡朋特”（*carpenter,* 木匠）之前，希腊语版的《圣经》中是用“建造者”（*tekton*）表述的。Tekton用汉语解释就是“堆砌、构建”等意思，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石匠。事实上，耶稣出生的拿撒勒地区的房子基本建筑材料都是石头。降雨较少，墙面或平坦的屋顶都是采用容易加工的石灰岩筑造的，这是石匠的工作，也更符合tekton的意思。每每谈论到耶稣的职业时，我都信誓旦旦地说是石匠。

2008年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世界上估计没有第二个城市的历史比意为“和平城市”的耶路撒冷更悲情。问题的关键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建筑——所罗门的圣殿。围绕着这座犹太教会堂的存续问题和所有权的争夺，在过去3000年来一直都是左右国际形势的重要议题，影响了多个民族的存亡。

城市是依据主导城市的权力结构形成和存续的。当政治权力优先时，形成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城市；宗教或理念权力得势时，以教堂或象征理念的塔为中心形成城市；根据军事、商业、文化等共同追求的目的和逻辑，城市出现、变化和灭亡。其中，最危险的城市当属宗教和理念的城市。用特定宗教和理念打头阵的城市，排斥一个城市应该具有的特质——普遍价值，忌讳赋予城市的特性——匿名性的自由。这种城市必然会招致对立和矛盾，虽然高呼和平为目标，但是其过程时常是悲剧性的。

至今，耶路撒冷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手握机关枪的检查站军人面对普通游客杀气腾腾的气势，如实地说明这是多么危险、多么孤立的社会。

有时候城市被破坏得甚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石头，之后废墟上出现的新石头和旧石头混杂在一起，不断地营造新的样貌。城市风景让人胆战心惊，高不可攀、令人绝望的哭墙，金光灿灿的清真寺，举旗的朝圣

者队伍和买卖人混在一起的狭窄弯曲的街道，分不清宗派的教堂，处处林立的危险提示标牌以及各种废墟……这座城市的命运之绳纠缠得错综复杂，远远超出短期停留的游客能理解的程度。但是，牢牢地扎根于所有街道和街角的石头，带着流淌的时光留下的光泽，像宿命一样接纳着这座城市。流连在耶路撒冷的街头时，头脑里闪现了一个画面——也许他们的坟墓也是石头建造的。





耶路撒冷的全景和小



2008年初哭墙前的四位建筑师，左起赵成龙、作者、闵贤植、2009年去世的郑奇



哭墙



位于耶路撒冷东郊的犹太人墓地

是的，出现在耶路撒冷东部橄榄山山脚下的墓园风景，让我茫然失措。这绝对是重头戏，虽说尺寸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是清一色的正六面体石灰岩建造的犹太人的坟墓，就是他们最终拥有的最小的石头房子。也许他们最初的房子也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永远地安息居住在最初的房子里……这时我恍然大悟，这里的风景简直是彼得·艾森曼在柏林设计建造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翻版，最简单的建筑及其集合。

以为耶稣是石匠，那是我的失误。当时，根本没有这种专业的工种分类，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盖房人。所以，再一次明白了，建筑的英文是architecture，表示“最好”或“大”的“arch”和表示“技术”或“学问”的“tect”的组合词。“Tect”的语源当然是“tekton”。由此可见，耶稣肯定是建筑师，再结合英文《圣经》中大写的建筑师加定冠词“The”的“The Architect”解释为造物主上帝来看，更错不了！



彼得·艾森曼的柏林大屠杀纪念馆

11
历史因中断而存在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的，

建筑和城市都避免不了崩溃的命运



特奥蒂瓦坎废墟

美国的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 1909~1996*）作为园林大师在土俗风景方面留下了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他在《废墟的必要性》中写道：“废墟提供需要我们回归的根源，使我们

进入无为的状态，成为其一部分。”这是每当我在废墟中旅行时，出现在脑海中的语句。

对于我来讲，建筑和城市可不是非生物。我认为建筑并不是随着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的完工而形成的，而是通过生活在建筑物内的居住者的生活来完善的。因此，在我的眼里城市也只是出生而已，城市是生成和变化的具有生物性的存在。如果建筑和城市有那么一个完成的瞬间，也许那已经意味着崩溃或没落。虽然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其完成的状态就是废墟。所以每当站在废墟上，我就感觉很悲壮。尽管站在曾经车水马龙的、充满生活气息的现场，类推和想象当时的生活景象有无法言喻的乐趣，但是结束想象后凝视出现在眼前的废墟时，等同于要求我谦逊地反观建筑的本质。尤其是，尽管已经达到文明的最高峰，但是在鼎盛时期瞬间崩溃，只剩下其形态的废墟更是如此，所以每次旅行回来后，总会陷入一种虚脱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建造的，建筑或城市最终都避免不了崩溃的命运。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意大利的庞贝（*Pompei*）。这座城市在其最繁荣的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的大爆发完全被毁，火山灰掩埋了整座城，但也长年保护了这座废墟，致使我们今天仍能清晰地了解到当年城市的生活。庞贝位于土地肥沃的坎帕尼亚地区，邻近从罗马通往南方的交通要道——古阿匹亚路，所以很早的时候已经非常发达。公元前8世纪有希腊人居住，接下来从北边下来的埃特鲁斯坎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进入罗马时期后，庞贝作为罗马人的度假胜地繁盛起来，成了常住人口超过2万人的大城市。

用城墙围住方圆两公里的区域，城内设定称之为“议事厅”（*forum*）的空间后，以此为中心纵横交错形成格子形的基本结构。格子形结构中，所有的部分都具有平等的关系。这就是旨在建设民主社会（*demokratia*）的希腊城邦的形态。几何学的集大成者毕达哥拉斯（*Pitagoras, BC580~BC490*左右）的弟子希波丹姆（*Hippodamus, BC498~BC408*）设计的米垒土思是第一座格子形城邦，亚历山大、普里埃内、帕加蒙以及庞贝是接下来建设的格子形城市。这些城市规划都源于梦想民主理想社会，更何况庞贝正处于“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代。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城市的文明水平取决于基础设施。高科技时代的21世纪仍有不少城市未配备自来水管网，但是2000年前的庞贝不仅

拥有入户自来水的基础设施，而且道路体系也非常发达，马车和行人各行其道，石头铺装的道路下面铺有完善的下水道网。当然他们建造的建筑，其外观上的美丽和结构上的结实程度是令人称奇的。家家户户都有华丽的马赛克装饰的庭院，绚丽多彩的壁画、屋顶、各种雕刻品和生活用品显示出高度精致的手艺。取名为“威提乌斯宅”或“牧神之家”等的大宅院生活质量令人称奇，且底层阶级生活过的小房子，也保持着同样精致的生活质量。







理想城市庞贝
公元79年8月24日正午，这座城市的时钟停止了

城市的功能又是怎么样的呢？大礼堂、神殿等宗教设施的完美不用赘述，以丰富生活为目的的剧场、体育场、比赛场等休闲设施比比皆是。规模庞大的公共浴池具备了各种功能空间，不难想象市民在浴池中享受的悠然自得的景象。街角还有小酒馆，庶民把酒倾诉衷肠、大声喧闹的情景历历在目。小酒馆对面是看似窑子的房子。屋里有大量的春宫图，说不定是公娼。傍晚时分热闹的人来人往的庞贝街头景象像电影画面一样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有爱情、有梦想的自由的城市，享受着偶尔的悲伤和挫折的城市，圣和俗、善和恶、美和丑形成恰到好处的对立和紧张完美和谐的城市，这城市是活者的空间。在庞贝可以看到鲜活城市的一切。庞贝已经是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城市，是现代的城市规划者所梦想的理想城市。

我怀着敬意去对待这座城市是因为居住区内的社区形状。他们居住的社区是所有阶层混居的结构。不仅有大房子和小房子位于相同的街区内，从事高贵职业和低贱职业的人们也相互为邻，富人和穷人混居在相同的社区。当然，身份和阶层是存在的。但是，他们明白群居的智慧，互相为邻，形成了平等的社会。如今现代社会天天喊着民主社会，但是已经按各种阶层划分得支离破碎，相比之下，庞贝进步得多。这不就是理想的社会、理想的城市吗？是的，庞贝是完美的城市。

在沉浸在完美幸福中的庞贝市民的心中，矗立在附近的维苏威火山也许是守护城市的坚定神祇的具体形象。但是，人们侍奉和信赖的维苏威火山在公元79年8月24日中午爆发。有些人在享受午休，有些在洗澡，还有的在用餐，这幸福的生活瞬间成了永恒。城市的所有瞬间就这样定格在那里。

也不是完全没有征兆，早在公元63年这里发生过地震，但是庞贝人迅速修复了部分遭到破坏的建筑，使之更加完善，打造了找不到任何进步空间的完美城市。也许是对完美幸福的复仇，不能再为他们的幸福添砖加瓦的神祇，索性让他们灭亡了。

墨西哥城东北方向50公里，有一处意为“神之城”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废墟。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后来在公元7世纪左右灭亡，是足足支撑了千年岁月的城市。位于交通要道的这座城市是可制造锋利工具的黑曜石的产地，拥有重要的资源，且已经掌握灌溉农耕技术，可见当时的物资非常丰富，商人和朝圣者云集。城中心修建宽百米、长5公里的笔直道路，非常壮观。被称为“死亡之路”的中心轴周围分布着600多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比如，北端的“月亮金字塔”、东边的“太阳金字塔”。庄严的废墟在气势上足以压倒一切。



“神之城”特奥蒂瓦坎的月亮金字塔

今天我们无法考证公元5世纪人口已达到20万人的这座城市（当时

的伦敦人口只有2万人）是谁建造的、为什么灭亡的，但是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各种神殿和居住地不难猜到，这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宗教和文化城市。

月圆之夜，他们也许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轿子抬着最漂亮的处女，叫喊着、歌唱着，行走在使者之路，举行登上月亮金字塔的仪式。然后从活着的处女身上取出肝脏当作祭品献给神祇，用她的鲜血祈求自己的永世长存。但是，他们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凄凉的废墟，只有宽敞笔直的马路上空飘浮的沉寂和孤独侵蚀着之后的岁月。他们不惜献出生命来膜拜的信仰没有奏效。

柬埔寨的吴哥（*Angkor*）曾经是高棉帝国的首都，到了12世纪，它已经是面积达到300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百万的庞大城市，属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他们的文明和艺术水平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他们认为须弥山是宇宙的中心，根据须弥山的形象围台建造的宫阙和寺院仅在数量上已经达到1200多个，而且规模庞大、漂亮精致。



安第斯山脉的马丘比丘



吴哥的神殿废墟——塔布隆寺

但是，他们却未能获得周边的民心，被邻国所灭亡。数百年后的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回到了跟野蛮人没什么区别的原始生活，残酷地展现出鼎盛的文明社会回归原始时代的历史命运。

安第斯山脉的马丘比丘（*Machu Picchu*）也一样。为什么要存在于任何人都无法靠近的高山之上，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我们没有任何线索。他们坚信，自己建造的城市在宗教、文化、政治、安全、生产、消费方面具备所需的一切设施，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肯定也会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城市永世长存。难道是梦想着理想城市，坚持彻底的孤立导致他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吗？

2011年春天发生在日本的惨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日本曾经引以为豪的就是现代社会最安全的系统，却发生了那样的惨状。虽然这么客观地面对他们的悲痛让我有负罪感，但是那破天荒的废墟又要求我们怎样的谦逊呢？杰克逊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历史因中断而存在。”

12
无形的寺庙

> 映入眼帘的只有沉默的世界，
>
> 也许这就是建造寺庙的目的

虽说建筑的本质在于“空间”，但是用语言解释眼睛看不见的物质——空间绝非易事。如果我们看到某栋建筑深受感动，那是因为其建筑的空间很特别，但是通常会通过建筑的形状、大小或色彩和纹路来解释。这不是将建筑视为一个空间，而是视为像大雕塑一样的视觉题材，最终还是跟建筑的本质有距离。

空间知觉能力不是像艺术技巧或空间知识那样通过后天的训练可以掌握的，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比如，有些人看地图就是一张平面图，但在有些人眼里就是三维空间结构，能够读懂真实的场景。打造空间的建筑师如果欠缺空间知觉能力，平面设计图和实际体现的空间之间有偏差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画多少次都是白白耽误功夫。

对于空间知觉能力超强的人来讲，废墟是相当让人兴奋的旅行地。这种以空间探险为前提的旅行，是对场所的历史知识和对建筑的理解为背景，空间知觉能力卓越的人通过废墟现场上的遗迹碎片，不仅可以看到废墟本身的风景，还可以通过想象回到原来的情景去欣赏。尤其，西方的建筑和城市主要是石头建造的，即使是经历了几千年风吹雨打的废墟，也可以发现不少的残骸，所以建筑师都比较容易理解原来的空间结构和生活景象。如果稍加说明，普通游客也可以想象其实际景象，拥有帕特农神殿的雅典卫城或罗马的罗马广场或埃及的很多神殿早在数千年前已经成为废墟，但是时至今日仍吸引着成千上万人前往，来确认其历史的实体存在。

上次去罗马，同行的人想看曾经的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广场（*Foro Romano*），所以我再一次访问了很久以前去过的罗马广场。依然是人山人海，保存遗迹的工作也在到处开展着。我给同行的人介绍历史背景和现状，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感动和兴奋。以破碎的

神殿和广场的石柱子、残留的石阶梯和散落的雕刻碎片为依据复原的状态，只能说是标本，已经找不出任何想象的空间。也没有实际的生活，只剩下观光，对我来讲已经变成无意义的地方。

当时，脑海中突然浮现一个景象，就是位于韩国保宁的圣住寺址的废墟。我敢说，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废墟。第一次去的时候是10年前，当时的感悟是弥足珍贵、感人至深的。

据说，百济时代创建、统一新罗重建后声名远扬的这座废寺遗址，如今留下的一座五层石塔和稍矮的三座三层石塔、石灯、石佛等遗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寺院。当然，所有建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如此，由悠长的山脊包围着的废寺的风景还是如此的美丽，因为这绝非自然风光或残骸带来的视觉上的美学。

就在荒凉冷清的场所交叉出现原貌的幻影和废墟的实体中，我领悟到了建筑的本质和宿命。据我的推测，天王门、石灯、石塔、法堂以及金堂等形成的主轴，左右布置各种僧房和殿阁，还有仓库、厨房等附属体和浮图碑分布在周围。据文献记载，圣住寺是总规模达到1000多间，仅门徒就超过2000人的大寺刹，每当修道僧供养时，淘米水沿着圣住川延绵十里。不难猜到，当时佛教修行的热衷已蔓延到每个角落。



© 观照大师



但是，我有限的空间知觉能力终于在这里遇到了边界。要凭借仅剩的几块碎片来猜想，并非易事，且面对的是必定经历过多次重建和佛事的寺刹空间结构，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慌乱地喘口粗气后，当目睹历史的生命达到尽头重新渗回地下形成的现实废墟时，我才明白重要的事实。

在那里，我自负的空间知觉能力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执念。映入眼帘的是沉默的世界，也许这就是建造这座寺庙的初衷。这废墟绝不是毫无用处的寺刹，是仍然在不断地教导我们醒悟人生“皆空”的“看不见的寺院”，这不就是真正的佛教吗？

韩国的古建筑，主要材料都是木头和黏土，一旦成为废墟，建筑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西方的废墟是乱七八糟散落着很多碎片，还在其存在的迷茫中沉睡，但这里坦然地接受建筑的宿命，犹如淡雅而简约的水墨画，用空白来完结其存在的废墟。这才是真正的建筑，这才是建筑的真相。

13
看不见的路

> 假如宗教的目的就是对生活的省察，
>
> 那么通往寺庙的路是不可能有终点的



每当提起路，有一条路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即使承认现在可能增添了不少比现实夸张的想象，在我心里这条路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路之一。那就是通往位于大丘达成郡瑜伽面的瑜伽寺的路。

古老质朴的瑜伽寺以因若隐若现的琵琶和玄鹤琴合奏声而得名的琵瑟山为背景。爬这座山的路早已铺上了混凝土，跟粗劣的其他登山路一样毫无情趣可言，但是在盘岩而上的登山路中途发现通向瑜伽寺的道路时，会猛然感受到非同寻常的紧张。如果没有“瑜伽寺入口”这样一小块指路牌，根本就发现不了这里还有条路，可以说这座寺庙的入口是缄默的。

按照指路牌导向找寻入口而四处张望时，发现散落在茂密树木之间的大石头中，有几块石头散发着隐隐约约的光。就是行人踩得多了，留在石头表面上的印迹，其情景犹如将世俗的人们引向寂静世界的奥妙的光线。生怕吹灭这些微弱的光线，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时，不知不觉走到石头海洋的尽头，眼前空无一物。再定睛一看，还是能发现似是而非的只有痕迹的小径。沿着这条未免让人半信半疑的小路走一会儿，远远能看见小的石阶。哦！看来我没走错，这样自我安抚一下忐忑的心，爬上看似随意堆砌的石阶时，天哪！脚下的路又不见踪影，只有零星的脚印了。



我正是走在怎么看都不像样的，看不见的路上。幸运的是，野花野草的陪伴下拐个弯儿，终于远远能看见天王门了。嗯，没错，虽然走过了看不见的路，但走的是我心中的路。扬扬自得地踏进天王门后，却发现这凄美的路（时而是石梯，时而是土路，时而是野草，时而是踩脚石的，似断非断的这条路）居然还没结束。这条路不像其他寺庙的路那样直通大雄宝殿，而是向右错开大雄宝殿，又从左绕过其后的罗汉殿，接下来的龙华殿和山神阁也不是这条路的终点，这条路最终渐渐地消失在远处的琵瑟山中。





通往瑜珈寺的路

我站在山神阁旁感慨万分。是啊！通往寺庙的善心仅仅止于参拜大雄宝殿，那跟世俗的路有何不同呢？如果宗教的目标是对我们生活的省察，那么通向寺庙的路是不可能有终点的。迄今为止，我只走过看得见的路，只有存在目的地时才肯迈步向前，我为何没享受走路本身呢？我终于醒悟了，所以这条“看不见的路”成了我人生中永远忘不了的路。

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路必须得看得见，看不见的路尤其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不能算是路。看地图就能明白这点，特别是最近绘制的地图中路标是最重要的内容。地图上的路种类也繁多，有高速公路、主路，还有不同粗细和颜色标出的大路、中路和小路，甚至标上了编号和等级。

而且，管理的主体也不一样，重要的道路由国家管理，越往地方走，道路的重要度越低。这样说来，挨着大马路的房子大部分都是面积大、价格贵的重要的房子，小路边上聚集的房子好像是不太重要的房子。这可以解释为，重要的人居住在大马路边，次要的人则居住在小路边上。换句话说，道路的等级划分了人的阶层。

况且，这些马路承担的不再是连接某些场所的功能，更多承担着划分区域的分界线作用。就是说，将城市区域按用途区分。有些道路成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分界线，还划分工业区和绿化区，标出限制开发和促进开发区域。因此，根据道路的规划，不同类型的人居住在相应的地方，所以这些道路被视为无法逾越的禁止线。

通常这样的路都是直线道路，且还有众多的红色警告标志和危险提示语不断地吓唬我们。对于运送货物的汽车来讲，人类只是令人讨厌的妨碍物而已。我们也希望尽快摆脱对道路的恐惧，所以道路已经不再是承载人类生活的空间，而成为与人类敌对的空间。当然，也有些道路是人类专用的，但是所谓的“行人专用道路”未免让人忧伤。好像我们一旦出这条道路，就会有无数危险的凶器和怪物虎视眈眈等着我们，这不是在圈禁我们的生活吗？

更大的问题是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这种等级和分类的方式。近年来在我们的土地上建造的城市全都如此，比如，盆唐、日山、山本等城市，进入这种城市中，我根本分不清自己到底在哪座城市，因为街头风景全都一样，我猜这些城市的规划者都学了同一本教科书。

讲述城市历史的书通常第一章都会提到埃及的城市。我猜那之前人类也群居生活，但是讲述城市的结构估计还不够。公元前两三年前建设的埃及城市结构，首先市中心有条垂直的直线道路，依托这强有力的中心轴，形成主空间和副空间的空间结构，再有其他直线道路与中心道路垂直交叉形成城市。此即基于完整的等级秩序构成城市的道路和空间。当然，离主干道和主空间越近，居住的越是身份高贵的掌权者或贵族；离主干道越远，居住的越是身份卑微的人群。

或许这样等级分明的城市逻辑，就是西方城市的原貌。进一步，这个体系是不是基于西方人的重要特征——理性、逻辑和基督教的等级价值等形成的呢？会不会是这些价值成为现代城市理论后，所谓属于第三世界的我们学习那些城市理论，以这些逻辑为背景在这片土地上建造新

的城市，或者试图改造我们的祖先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了几千年的城市？我的怀疑和想象没完没了……

埃及的道路都是简单明了，没有任何拐弯儿，也没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不管走在哪条街道，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埃及是不可能存在迷宫的城市。那什么是迷宫呢？

巴黎西南方向的沙特尔（*Chartres*）有一座建于13世纪初的大教堂。沙特尔大教堂是庄严地展现初期哥特建筑的爆炸性升腾感的杰作。进入教堂内部的访客，不管是不是信徒都被其内部空间的虔诚感所震慑，瞬间产生对神的敬畏。教堂内大理石地面的中央通道刻有大小与正面的彩色玫瑰玻璃窗完全一样的迷宫图案。以中间的小圆圈为中心，七八个以相同的粗细和宽度组合在一起的同心圆，在其末端改变方向形成迷宫。



沙特尔教堂大理石地面上的迷宫

过去的朝圣者们从入口开始跪着爬向迷宫的中央，是为了爬到中圈。但是，认为快到达中圈的瞬间，迷宫的方向又开始远离中圈，最终到达最外侧的圈，所以又重新开始朝中圈朝圣。这个过程重复七次后膝盖的疼痛达到极点时，才能到达中圈。据说，这个距离相当于教堂高度

的十倍。但是，毫无疑问对于朝圣者来说，这是心中涌现最大喜悦的瞬间。

现在，大教堂的访客可没那么愚笨，都是轻松踩过迷宫的区划瞬间达到中圈。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刻在地面上的迷宫，漠不关心地经过。

当然，以西方城市理论为背景规划的我们的新城中，毫无怀疑这样的迷宫是反城市的，肯定也是禁忌事项。因为规划者相信，消除这样的迷宫，修出直线道路，才能保障我们的便利生活。但是，便利生活和幸福生活并不是同义词，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与我们的生活智慧背道而驰。

相信，过去我们也拥有很多美丽的道路。比如，大城市首尔还保留着的嘉会洞或仁寺洞的胡同，其美丽的情趣至今不可小觑。即使不是历史悠久的老胡同，近年来偶尔也会发现那样的美。就在穷人居住的月亮村，还可以领会祖先原来对道路所持有的看法。这里的道路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块空间，不是无心经过的地方，而是驻足停留的地方，不是眼睛观察的地方，而是用心感受的地方。但是，这样的道路在再开发的屠刀下，被蹂躏成了直线。

是的，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失去了用心走的路。催促我们的脚步，把我们驱赶到宽敞的马路上，无数的警告标志也出现在眼前。我们的生活不再拥有自己的道路，再也没有道路连接着我们，这让我们的生活支离破碎，被圈禁的我们彷徨迷茫。

金寿根先生曾经道：“好路越窄越好，次路越宽越好。”如果给我们的道路重新设置拐弯处，修得更狭窄，也不再灯火通明，会怎么样呢？修条瑜伽寺的路一样看不见的道路，也打造沙特尔迷宫一样寻找智慧的道路吧！或者找出遗弃的旧路也好。这样我们会在那里生根发芽，共同编造记忆和故事，过着有邻居的生活。这才是我们正确的定居方法，重新找回失去的自我的方法。

附

如果读者以为瑜伽寺的路还保留着我所写的原貌，那就太天真了。无孔不入的拜物主义连宗教都征服了，不允许我们享有那样古朴的美。路面已经全部被混凝土铺盖，还到处设立了奇形怪状的石雕，这条凄美

的看不见的路，已被彻底糟蹋成了丑陋的路。您千万别去。

14
紫薇树的红花

知道花名就是发现花语的过程，就是发现其内在的自然秩序的重要事情。知道花名后再看花，觉得更加漂亮

不管去哪里旅行，如果对面积或规模有感觉，就更容易具体地感受到现实情况。当然，也要有自己的标准。比如，我清楚韩国的面积或首尔的规模，我对房子或工作室的尺寸也是了如指掌。如果我说地球的周长和面积也不在话下的话，有人会觉得夸张，但是记住这些尺寸，意味着对空间和位置有了解，不管去哪里都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

去蒙古国的时候了解到，蒙古国的面积为（按我的方式计算）1.5万亿多平方米，相当于七个朝鲜半岛。270万的人口相当于朝鲜半岛7200万人口的4%。更让我吃惊的是，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的面积为4.6万公顷（4.6亿平方米），比6.6万公顷（6.6亿平方米）的首尔小不了多少，但是据说全国一半人口居住在首都。这就意味着，百万多一点的其他人口居住在接近1.5亿公顷的面积上，按平均算，等于每个人在120公顷（12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生活。想象一下，韩国人均面积只有0.26公顷（2600平方米）左右。



有一位韩国人每年都去几次蒙古国，已经坚持了20多年。他就是在大邱（韩国东南部庆尚北道首府）做钢铁生意的刘載晟会长。刚开始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经常去那么荒凉的地方，后来2005年6月刘会长劝我一起去趟蒙古国，这样我第一次踏上了蒙古国之旅。

蒙古国的草原比想象的还要广袤，开车跑了很久才看到被羊群围绕着的牧民的蒙古包。一个家庭管理的领域看起来有3000多平方米。我突然觉得，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地方，忍受孤独的牧民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也许就是管理这草原和家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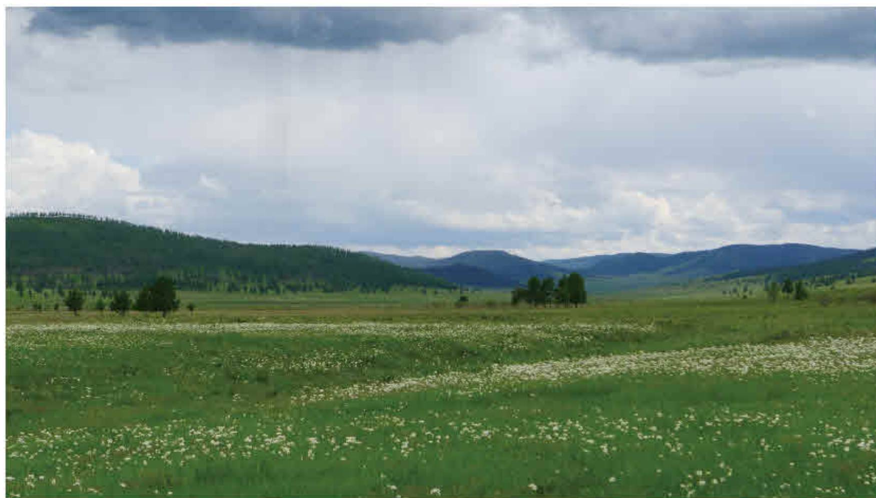
在那里，刘会长给我讲述了感人的故事。蒙古国的草原冬季非常漫长，积雪到5月份才会融化。冬季对草原的食草动物来讲，不能不说是灾难的季节。因此，草原的动物都在冬季来临之前尽量多吃草，把自己的身体吃胖三倍以上。然后整个冬天靠体内积累的脂肪支撑到春天。春天的阳光终于洒满草原时，动物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这时候第一批扒开积雪冒出头的草具有药物成分，动物们吃这些药草能迅速恢复体力。恢复体力的动物们用力扒开冻土后，草原再次被各种野草和野花覆盖。





蒙古国绿油油的平原、丘陵、水路和野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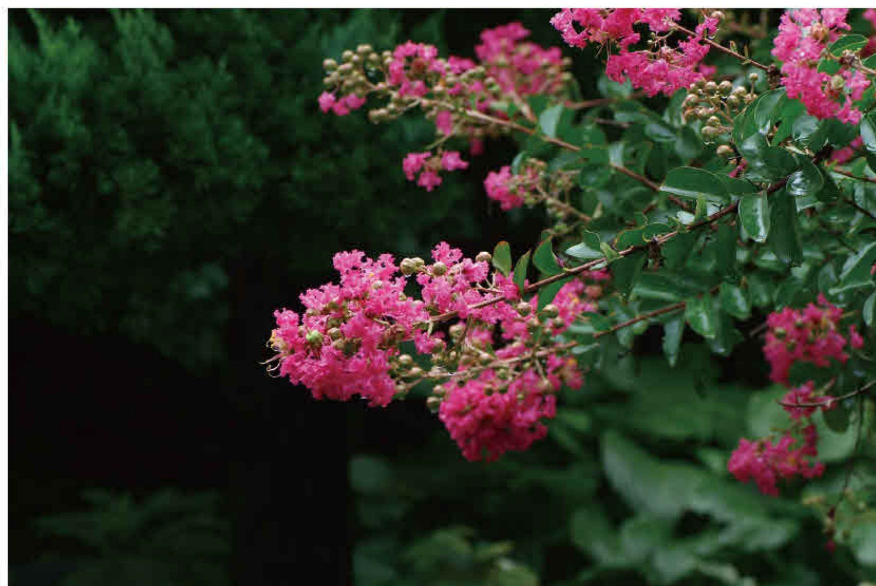
啊，多么感人至深的生命的神秘！……我听着故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从那以后，我眼中广阔的蒙古草原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草原，其原始的寂寞是生命的另一个称呼。现在我理解了刘会长喜欢来这里的原因。

2011年6月，刘会长再次邀请我和其他几位建筑师游览蒙古国。除了我之外，他们都是第一次去。6月底是野花盛开的季节。同行的园林大师郑荣善女士看到草原上遍地的野花，高兴得合不拢嘴。很多花名都是郑女士告诉我们的。上百万平方米的草原上，百里香、委陵菜、水梅花、轮叶百合、毛莨、老姑草、樱草、大蓟菜、忘忧草等各种花卉争奇

斗艳。有些花卉在韩国不仅贵，而且很难买到，但在这里遍地都是。

仅仅几天的工夫，原野由绿变白，再染成各种颜色，草原上争艳的花卉之间的生态故事，其惊人的自然规律和秩序，让我们目瞪口呆。这里简直是神祇的花园，美到极致。建筑在这里简直是多此一举。所以曾经有人说，看风景是旅行的最后一步。我才明白，知道花名就是发现花语的过程，就是发现其内在的自然秩序的重要事情。知道花名后再看花，觉得更加漂亮。

当时，我是负责9月初开幕的光州设计双年展的总导演，提前一个月开始住到光州。仿佛打仗般的工作和来自展览成果的压力，已经让我筋疲力尽。唯一慰劳我的是，光州地区漫山遍野的紫薇树的红花。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红花。群山、溪谷全是一片红，甚至林荫道旁都是紫薇树，触目可见。双年展的成功与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欣赏百日后就凋零的红花，难道不是更要紧的事情吗？



夏天就去光州吧！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滋润，今天观赏紫薇树红花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补充一句，光州的面积和人口比例几乎和乌兰巴托一样。

15
人文精神的产物——潇洒园

雨过天晴，万物明净，微风吹拂……

真可谓自然、独具风韵的潇洒境界



© 观照大师
潇洒园光风阁

朴景利的小说《土地》中有“那潇洒的样子透着贵公子的气质，稍显冷淡的印象也没有任何变化”这一句。这里的形容词“潇洒”指，“自然、独具风韵的境界”。有一个地方与这个词不谋而合，就是位于潭阳的韩国庭院——潇洒园。

经常听到有人说，韩国的庭院和日本或中国的造园术相比低人一级。他们认为，韩国没有中国那样通过奇岩怪石打造的金碧辉煌的庭院

景观，日本的庭院中频繁出现的温馨、细致、令人窒息的寂静美也不是韩国所具有的境界，所以韩国的庭院水平远低于中国和日本。

这是对韩国人的祖先所达到的高度精致的知性和感性缺乏了解而导致的误解。先说结论，韩国人的祖先对自然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智慧的高度。将自然作为控制的对象，人为采取夸张的动作，被视为禁忌；将自然当作玩弄的对象，戏弄自然的行为，被视为轻佻。韩国人将自然本身视为一种善良的同伴以及共存的对象，与自然融为一体。其实证就在潇洒园。

光州潭阳，西北山谷的溪水形成的荣山江绕过此地，土地广阔，土壤肥沃，自古以来都是富饶的地区。其经济水平提供了知识分子专心致志攻读学问的物质基础，培养了众多的学者，从中央政治舞台隐退或受各种事件牵连被排挤的儒生，再次回到这里，专事学问。

除了修养和学问，形成儒生的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事情，所以打造相应的场所——亭子或别墅，对他们来讲，是精神世界的总体产物。比较典型的有包括潇洒园在内的免仰厅、鸣玉轩、松江厅、息影厅等，其中潇洒园被评为具备居住功能的别墅形式的顶级庭院建筑。

潇洒园是梁山甫（*1503~1557*）在30多岁的时候建造，其子孙持续扩建的庭院。梁山甫是15岁的时候投入赵光祖（*1482~1519*，朝鲜五朝著名思想家及政治家）门下修炼的儒学学者，后来赵光祖受己卯士祸（*1519*年）的牵连被发配后，他跟随到发配地，目睹了赵光祖被赐毒药而死。受到打击的他隐退故乡，建造了潇洒园。从众多史料中可以考证，潇洒园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经常聚在一起享受山清水秀和闲暇时光的场所，是激情抒发内心世界的文化谈论舞台。包括性理学的巨头金鳞厚（*1510~1560*）在内，宋纯（*1493~1583*）、奇大升（*1527~1572*）、郑澈（*1536~1593*）、宋时烈（*1607~1689*）等当时的精英们出入潇洒园，拓宽了他们学问的地平线。



© 观照大师
在光风阁内看到的风景



从外面看到的光风阁及其后面的霁月堂

川流不息的溪谷两旁，庭院建造在总面积5000平方米的斜坡上，但事实上潇洒园的范围始于现在已经车水马龙的国道边的竹林。郁郁苍苍的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风和水流之间穿过的狭长道路，酷似离开世俗、通向仙界的参拜路。参拜路的水流声和透过竹林射进来的阳光，打造出奥妙的氛围，洗净我们尘世的心。

竹林的尽头，溪谷动感的风景迎着耀眼的阳光展开，其形状可以说

是千变万化。从北侧溪谷流下来的流经岩石缝隙的溪水，撞击岩石，时而聚在一起，时而分开，演奏出动听的音乐，整个溪谷内全是悦耳的流水声。对岸有两栋房子，上面三间房的建筑是潇洒园的主人居住的霁月堂，下面横竖各三间房的歇山顶房子是客人主要栖居的光风阁。黄庭坚在《豫章集·濂溪诗序》中写道：“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雨过天晴，万物明净，微风吹拂……真可谓自然、独具风韵的潇洒境界。这两栋小建筑极其朴素、简约。洒满阳光的美丽的溪谷，顺应自然随意建造的两栋建筑……很容易这样想。但是，潇洒园可没有那么简单。

静心观察几个错落有致、富有动感的溪谷内的空间，就可以发现岩石之间有小桥、有踩脚石，也有洗脚的场所。貌似不经意地悄悄放在那里的水磨坊、莲花池、爬坡阶梯、石头建筑等，又是那么非同寻常。看起来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的这些，其实都是人工建造物。这些建造物的坐落方式又非常巧妙。主人居住的高处的霁月堂，充满着花卉、树木、围墙等水平方向延伸的静态要素。风流客们出入的光风阁在形状上采用了展翅高飞的屋檐线，与湍急的水流、变化多端的岩石、溪流和岩石的碰撞声融为一体，营造着动态的氛围。

两个层级之间修出了主要的道路。这主路成了时而踩着阶梯，时而跨过岩石，时而绕过溪水的步行路，连接着上下两个层级，使其互相交流，互相碰撞，形成统一的媒介空间。为了达到那样的目的，岩石偶尔被人工切断，溪水偶尔会改变流向，地形的层级是被人为操纵的。这样的空间能说是自然的吗？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但是，这一切操纵的结果丝毫没有做作的感觉，这里没有要控制自然的傲慢，也没有戏弄自然的不成熟。这里只有与自然积极共存的姿态，将自然和我融为一体的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态度。

这就是真正的潇洒精神。是的，这就是一位人文学者梁山甫所具有的作家精神，潇洒园就是其强烈的作家精神的产物。我敬畏先人深不见底的觉察……

16
通向新世界的出发点——屏山书院

建筑不是对象，而是媒介



需要向外国人介绍韩国建筑的特征时，只要有空，我就带他们到河回村（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附近的屏山书院，到目前为止，屡获奇效。他们与这惊奇的空间遭遇后，几乎必然陷入深深的思绪中。

屏山书院就其建筑物本身来讲，真的不值一提。尽管其结构、规模、装饰等都平常无奇，甚至有些寒酸，但是这小建筑始终能感动知识性与感受性敏感的人。不只是第一次，每次去都一样深受感动。

西方和韩国古建筑的区别在于对待自然的态度。单从空间布局来看，西方的建筑几乎都是以房子为导向的。所有的房屋都必须通过走廊连在一起，而且大部分都是内廊，所以套间多。重要的房屋很少直接跟外界相连，都位于建筑的中央，供最高地位的人使用。房子的围层越多，主人越有势力。也许这源于将外界或自然界视为可能危害自己的敌对存在的观念。对他们来讲，自然界是征服的对象，建筑仅仅是避免外部攻击、保护自己的隐身处，所以必然与自然界处于敌对地位，这样的概念铺垫在他们的建筑史中。

但是，韩国的古建筑，大部分都是单层的，直接暴露在自然界中。房间之间也不是通过走廊相接，而是直接与其他房间相接或通过室外连接。厅堂或檐廊等空间大部分暴露在自然界中，都分不清到底是房子的内部还是外部。从某种角度上讲，房子是投身于自然界的形态。在韩国人的祖先眼里，自然界绝不是征服的对象，而是需要共存的价值，有时候甚至还是侍奉的对象，所以将自然规律当作命运来接受。因此，房子只是连接前山和后山的媒介，所以无须关注房子的形状，空间的排列才是最大的课题。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韩国的古建筑都是一个模样。要么是瓦房，要么是草房，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灰墙或糊上韩纸的结构，能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将建筑简单地视为视知觉的对象来看待的错误结论。韩国古建筑的精髓在于，怎样将自然界和周围空间融入到建筑空间之中，所以根据建筑坐落的场所而有所不同。只要细心观察看不见的空间的变化，就可以充分享受到韩国建筑所具有的知性感性的巧妙之处。位于河回村村尾的屏山书院就是最好的典范。





构成屏山书院讲课楼的四栋建筑





讲课楼南侧的楼阁——晚对楼

屏山书院是供奉壬辰倭乱时期的著名宰相柳成龙（*1542~1607*，号西厓）的赐匾书院。柳成龙和义城金氏的大宗家金诚一（*1538~1593*，号鹤峰）同属著名儒学家李滉（*1502~1571*，号退溪）的首席弟子，是性理学的大师，汇编《惩毖录》（壬辰倭乱的记录）的大学者。柳成龙24岁开始担任官职，49岁做到右丞相，还兼任吏部和兵部判书，属当时权势最高的人，可以说是振兴丰山柳氏家族的人。

由于李滉的继承人西厓和鹤峰争夺首席弟子的地位，西厓离开了虎溪书院。1572年屏山书院从丰乐书堂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后，于1607年重建了私塾，后世的子孙从1614年开始在此供奉西厓的灵位，此后才拥有了屏山书院的称号。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较近的虎溪书院后来成为党争的中心，终于在朝鲜五朝兴宣大院君时被列入了书院撤销名单。相反，屏山书院远离势力范围，所以建筑上反而更加充实，能安然无恙地保存到现在。

屏山书院在地理位置上与安东市以及河回村都隔着悬崖峭壁。南有耸立的屏山像屏风一样展开，山脚下有洛东江缓缓而行，僻静幽深，可以说是学习深造的最佳场所，在这里能够享受与自然相伴的生活。

屏山书院分为给学生教授知识的讲课楼、供奉柳成龙牌位的祠堂，还有供负责整体管理和服务的用人居住的地方等三个部分。当然，各个部分都维持适合其功能的规模，整体上顺应地形，形成绝妙的和谐。

其中，我们所关注的是讲课楼建筑所形成的空间之美。讲课楼由四栋建筑组成，最上面是讲课的入教堂，入教堂的前方左右是学生居住的东厢房和西厢房，南有楼阁——晚对楼，中间围着160平方米的院落。



晚对楼是建筑与自然之间起到媒介作用的建筑

从外面看，错落有致的瓦顶风貌与倾斜的地形融为一体，但是稍微用心就能发现，楼阁——晚对楼与其他建筑物相比过长。为什么会这样呢？只要进入入教堂坐下来，这个疑惑便迎刃而解。南侧的屏山刚好映入晚对楼，形成了院落的一个墙面。换句话说，晚对楼重要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清空建筑内部，只留下柱子，以便屏山刚好嵌入进来。因此，其长度必须可以囊括整个院落，所以只能比其他建筑更长。屏山书院向我们展示，建筑只作为框架存在，仅仅是积极连接自然界的媒介而已。

更何况作为入教堂的厅堂，打开后墙的木门时，屏山跨越院落，贯通后院和藏板库，连接到后山。建筑只会骑坐在那里，不会阻挡或关闭自然风景，也不会逆自然界而上。依偎着柱子再次回看屏山，屏山犹如其名，像屏风一样展开围着院落，时而升起的水雾下，风景千变万化。毋庸置疑，四季轮换打造的这绝色美景，使寂静的院落有了呼吸。登上晚对楼一眼望屏山，不会觉得自己身在建筑，而觉得掉进了屏山的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转身一看，我隔着院落，面对入教堂。果然，建筑不是对象，而只是媒介。

适当地错开布置的建筑，也许是为了不留痕迹地打破直角所具有的

不自然，也许不是，甚至都没有那样的意图。目及之处，都觉得很舒服、很自然，绝没有凌乱或散漫。这也许是因为那寂静的院落所具有的紧张感，这里的紧张不只是意味着单纯的沉默或者为寂静而寂静的形式。这里是研究学问的书院，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出发点，所以要有紧张感。也许这就是设计圣迭戈萨克研究所的路易斯·康所说的“容积零”（*volume zero*）的状态，或者设计柏林新国立美术馆的密斯·凡德罗所追求的“宇宙空间”（*universal space*）。至少愿意居住在那样的空间是做学问的人应有的正确态度，屏山书院就是这种充满知性和感受性的场所。

17
傲气的小房——寄傲轩

只用金钱价值来衡量我们唯一的可依托生活的住房，不知不觉人人都沦落成财富奴隶的这个时代，我真想让邻居们看看寄傲轩，这样也许能重新找回我们遗失的祖先们墨香味十足的生活风格



寄傲轩(左) 和倚斗阁

我的建筑事务所叫“履露斋”，意为“踏着露珠的房子”，我的房间还挂着这三个字的牌匾。丹青色的框内，用器宇轩昂的字体书写的这块匾额，估计至少有200年的历史。这块褪色的牌匾原属于撰写《我的文化遗产游记》、向全民介绍韩国美丽壮观的国土和历史的俞弘浚教授。1992年我为他设计守拙堂时，他把自己珍藏的这块牌匾作为答谢送给了我。

守拙堂是我决心做自己的建筑，宣称所谓“贫者的美学”主题后设计的第一栋房子，所以不管该建筑的成就怎么样，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作品。这宅子是俞教授出版畅销百万本的游记之前，当他还是贫穷学者时，为了跟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利用父亲的退休金，拆掉位于首尔

江南区鹤洞的20世纪70年代盖的老房子后重新建造的。但是，当时俞教授盖房子资金有些紧张，没付多少设计费，这件事情可能让教授心里过意不去，就把那块牌匾送给了我。其实，盖完房搬进新家的那天，俞教授拿到了第一本《我的文化遗产游记》，还送了我一本。后来俞教授在这宅子里住着，书卖得异常火爆，后来他又坐上了政府长官的职位，可以说这宅子是福根。

履露斋其名源于《小学》：古代有一个穷书生，十年如一日地侍奉着年迈的父亲，每天早晨，他都穿着一件外套，步行到父亲的住所，等待他起床。当父亲走出来时，书生便连忙把已被自己捂热的外套披在父亲身上。深秋时节，通往父亲房间的那条道路，每天早晨都铺满了露珠。“履露斋”正是指有孝心的穷书生住的房子。

我被匾额的三个大字及其背后的典故深深打动，直接把事务所的名字改成了履露斋。之后，这名字不仅是我事务所的名称，同时经常给我提供建筑设计中有意义的线索，成为我思考的根基。

而今，给自己的宅子起名已经非常罕见。住宅这一命题理应成为我们生活的本身和文化，但是已经沦落成房地产价值的当今，我们的房子只是取开发商名字的公寓或者别墅、花园洋房，本意颠倒，而且还是用数字编号。什么皇家、宫殿之类的也全都是将住宅换算成现金价值的结果，我们住宅的品位埋没在了拜金主义之中。如果同意建筑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个命题的话，毫无疑问那种肤浅名字的住宅中营造的生活，也必然是肤浅的。

首尔的昌德宫内有座房子叫寄傲轩。昌德宫本来是作为朝鲜王朝的正宫——庆福宫的别宫建造的，但是从光海君到高宗年间为止，一直当作正宫使用。波澜起伏的历史岁月中，很多建筑在战争或火灾中消失又重建，但是600年后的今天，仍不失朝鲜王朝的威严。再说，近年来控制游客的数量，树木和建筑的保存效果良好，支撑着无秩序的城市风景和空气污染严重的首尔，承担起肺腑一样的功能。

昌德宫树木茂盛的后院有座演庆堂，这宅子不是采用华丽的丹青和装饰品装扮的宫阙建筑，而是借鉴一般士大夫的宅子形制建造的99间房。据传是朝鲜纯祖二十八年（*1828*年），采纳聪慧的王世子——孝明世子的请求，在后院建造的。摆脱繁文缛节的宫中生活，偶尔过过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建造在宫阙之中的宅子，不仅其结

构无比结实，空间构成上也堪称古建筑精华的要素比比皆是。



单间的倚斗阁



寄傲轩牌匾

　　但是，每当看到这宅子的时候，我的内心始终觉得空落落的。珠玉般的传统装饰一应俱全，为什么却有这样的感受呢？那是因为这宅子里上演的生活不是现实，所以不真实。这宅子在现实中只不过是王和王世

子为自己的生活建造的一个舞台而已，也许只不过是瞬间的游戏场所。那么，这样的房子就是不正直的。因为这些原因，逃脱不出现实主义范畴的我不太喜欢这宅子的建筑师。昌德宫内，我最喜欢的建筑就是演庆堂对面的寄傲轩。

那么，寄傲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据说是摘自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第一句：

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

解析一下就是，即使居室只够容膝，也一样安然处之的知识分子傲岸的情怀。好像刚好回应这句话似的，演庆堂对面山丘上有两栋朝北的极其俭朴的房子。冬天下雪后，雪不容易融化，一字排开的两栋房子中，左侧的一个是寄傲轩，右侧的是倚斗阁。寄傲轩只是由一间暖炕房、一个小厅和前廊组成的正面四间、侧面三间的房子。倚斗阁是正面两间、侧面一间组成的极其简陋、看起来人都躺不下的房子。

据传，这间小房子是孝明世子经常读书和思考的地方。那么，世子为什么想在这么不起眼的房子里，欲求拓宽自己的思考疆界呢？不言自明，世子肯定是知道“建筑的真相”。布满华丽装饰的宫阙建筑中，他看不清真实的自己，在模仿士大夫的宅子建造的演庆堂寂静的空间中，也只能够发现当时掌权的政治势力的虚伪。因此，经常去寄傲轩的他，之后又建造了更小的倚斗阁，希望发现真实的自己。

孝明世子受厌烦了安东金氏一党揽权的父王纯祖之命，1827年以18岁的年纪继承王位，开始统治朝鲜王朝，但是仅仅过了4年，年仅22岁就去世。这对曾显现出仁慈、贤明的帝王气质的他来说，真是万般遗憾的事情。他也许是早已看透了虚无缥缈的这个世界，所以希望把自己沉浸在清澈无比的建筑空间之中，所以下令建造小房子，取名寄傲轩，喜欢在那里停留，因为那是承载着真相的俭朴的建筑。

如今，只用金钱价值来衡量我们唯一的可依托生活的住房，不知不觉人人都沦落成财富奴隶的这个时代，我真想让邻居们看看寄傲轩，这样也许能重新找回我们遗失的祖先们墨香味十足的生活风格。

现在我们是不是该给自己的宅子重新起名呢？你会给自己的宅子取什么名呢？不会是守拙堂，会不会是炫耀华丽的守华堂；不会是履露斋

或寄傲轩，会不会是踏着钞票的履富斋或依托财务目中无人的寄财轩呢？

18
肝肠寸断的思念——浮石寺
修道士的城市——仙严寺

所以说，浮石寺作为无限美好的心灵的故乡，

让崔淳雨先生依偎在无量寿殿的柱子上，

感受到肝肠寸断的思念



浮石寺的安养门入口阶梯

为了守护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我的父母在朝鲜半岛解放后从平安北道定州的一个村庄南下，并在战争时期到釜山避难，所以我是在釜山出生的。位于釜山西大新洞的九德教会几乎是父亲亲手创立的，我们家也

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堂附近。小时候在教堂的院子里玩耍，从小耳濡目染教会的律例、规则、观念和主张等。为加尔文主义（*Calvinism,* 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清贫思想）倾倒，节制和俭朴的生活是耳朵都听出茧子的故事，“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样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需要我经常背诵的警句。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些是跟基督教的本质毫无关系的偏见和排他的盲信，纠正起来费了不少劲。比如，占卜房或巫婆屋是需要绕道而行的撒旦，佛教是需要排除的宗教，所以靠近寺刹附近都是禁忌。

但是，开窍以后发现，佛教建筑的韵味与如今正在远离本质的教会建筑相比，存在着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深度。上大学以后也不知道这点，可以说当时的我是愚昧无知的。寺刹建筑反映了构成建筑的基本原理，其原则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且应用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对于学习和掌握建筑设计来讲，没有比寺刹建筑更好的参考。我在这里学习了空间的意义和留白之美，掌握了符合我们生活的建筑尺度和大小，学习了自然界中建筑物的坐向和聚集方法。尤其是因为参考的是宗教建筑，在意识和空间的关系中学到了太多的智慧，甚至设计教堂时也会模仿。

作为看重这片土地的历史和现实的我来讲，欠下佛教建筑的太多。历史悠久的所有佛教寺刹都教会了我不少东西，尤其是浮石寺和仙严寺，可以说是我建筑的活教材。拜访过无数次的这两处寺刹，现在也是只要有空就特意去一趟，重新审视我建筑的朝圣之地。

“依偎在无量寿殿的凸肚状柱子，怀着抑制不住的感恩之心，嘴里三番五次喃喃自语这美丽的意义”，对我们固有的美具有卓越的眼光和洞察能力的崔淳雨（*1916~1984*）先生留下了这样感人至深的述怀。再引用一句先生的话：“登上无量寿殿前的安养门，眺望远处的山，山后有山，之后又是山峦，这些比风景画还秀美地重叠在一起的山峦貌似是为了无量寿殿存在的。”这山水画般的描述，就是穿过庆尚北道和忠清北道之间的太白山山脉，以凤凰山为背景建造的古刹——荣州浮石寺秀丽的风景。



站在无量寿殿的前院，小白山山脉的蜿蜒峻岭一览无遗

在建筑专家们的心目中，浮石寺是韩国传统建筑中理应排在首位的杰作。现在凤停寺被鉴定为历史最悠久的木制建筑，但是不久之前，无量寿殿是现存的建筑中历史最悠久的木制建筑。隅柱突出，屋檐曲线为了纠正视错觉现象，采用柱子中间部分更粗的凸肚状手法，柱子稍微内倾斜、防止整栋房子后仰的内倾斜或隅柱突出等手法处处流淌着智慧，仅一栋无量寿殿就已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但是，浮石寺美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无量寿殿的视觉之美。无量寿殿上供奉的佛像是拥有源源不断的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生命，主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但是其坐定的方向不是朝南，而是朝向东侧的俗世。因此，象征释迦牟尼的三层石塔并未安放在院子中央，而是位于东侧，院子里有石灯照亮着世界。这布局的绝妙之处在于，石灯的位置并不在无量寿殿的正中央，而是有些偏向西侧。这样，从安养门进来的香客会被引到东侧，使之通过无量寿殿的东门进来，自然而然地面朝阿弥陀佛，这样的空间衔接简直是巧妙之极。

不仅如此，构成浮石寺布局的有两大轴，轴的构成方式也非常惊人。天王门和梵钟阁两点连成的轴与安养门和无量寿殿两点连成的轴，错开了约30度。从轴的方向来看，无量寿殿——安养门的连接轴以前方的小山峰为案山形成小区域，但是梵钟阁楼——天王门的连接轴朝向从太白山脉下来经过小白山、连接着竹岭蜿蜒延展的兜率峰，其领域非常宽广。有人说，通向兜率川的轴指向弥勒净土，案山的轴意味着弥陀净土，佛教的两个不同理念同时在这里呈现。

在韩国传统建筑的解析上有独到见地的金奉烈（*1958～*　　）教授称，连接天王门和梵钟阁的轴端本来还有其他大雄宝殿。事实上，在那个位置还留有柱基的痕迹，成为有力的佐证。那么，浮石寺至少应该是两座寺庙的复合体，这两个区域具有自主的身份性，意味着将不同的自然地形作为控制领域，所以出现了两个轴。

可以理解的是，本来韩国建筑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建筑本身，而是怎样布置房子使之与周围环境建立和谐的关系，才是意义重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建筑是融入地形，最后完成的营造工作。

其实，浮石寺的选址本来具有重要的地政学意义。浮石寺是公元676年由义湘大师创建的，大师是政治性很强的僧侣，提倡护国佛教。作为统一新罗的国家理念，以统一和融合为原理的华严思想兴起后，当时以国派留学生资格在唐朝留学的义湘大师截取唐朝将要攻打新罗的信息后火速回国。大师受在竹岭附近建寺庙的王命，花了几年的时间在这附近勘察，最后选择了背靠凤凰山的这个地址。创建之初寺庙非常简陋，规模远没有今天这么庞大，但是选址很重要，地处连接太白山和小白山的广袤之地，这里是连接忠清北道和庆尚北道的竹岭军事要塞，向北可以观察到高句丽的温达城，是守护新罗首都的绝佳之地。

无论是什么原因，登上象征九品曼陀罗品级的一座座石头建筑，经过一道道门，穿过楼阁，终于站在无量寿殿的前院，依在安养门的柱子回头望去，瞬间展现在眼前的是波澜壮阔的风景，不得不承认这是压卷之作。不必非要忆起崔淳雨先生肝肠寸断的告白，谁人的心中都会涌现埋藏心底的悲切吧？

浮石寺的风景如此迷人是因为依托了石头建筑的优美，这点也非常重要。浮石寺的大石坛不是一个土木工程，而是极其美丽的建筑。印加人建造的一片锋利的刮胡刀也插不进去的石头建筑，或日本人建造的大小高度一致的石头建筑通常被视为石头建筑的精髓，但是跟浮石寺石头建筑的丰富和从容无法比拟，尤其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根本不是对手。他们的石头建筑在经历千年的岁月后，仍然是人工的，与自然是敌对的，但是浮石寺的建筑是融入自然的、宽宏大量的。





经过入口，登上安养门，准备脱离世俗

这些石头建筑随着地形高度的变换，高低不同，却形成恰当的和谐，稳固地形，提升我们。沿着铺石小径踏进石头建筑所设定的领域，

每踏上一步，便脱去一层俗世中被折磨得满身创伤的肉身和心中的伪善。水平排开的诸多石头建筑奏出的乐章好似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的《波丽露》。终于登上安养门所处的最后的大石坛时，音乐骤停、天籁寂静，转身在一望无际的云海中发现褪去伪善面纱之后自己的投影。

是的！登上浮石寺的石头建筑，恍惚之间身心俱净聆听着远古的呼唤。所以说，浮石寺作为无限美好的心灵的故乡，让崔淳雨先生依偎在无量寿殿的柱子上，感受到肝肠寸断的思念。

很久以前，某个乳酸菌饮料广告中播出过一个童子僧端着洗手盆在厕所门前等着排便不畅的老师父的画面。画面中的寺庙厕所被誉为韩国最美的厕所。那么，韩国最美的厕所在哪座寺庙呢？就是全罗南道顺天的仙严寺。因为蹲在厕所里，可以透过格栅木窗优哉游哉地欣赏外面的美丽风景。

如果在理发店墙上挂着的月历画或照片中看到了彩虹石桥，那八九不离十是升仙桥。拥有“韩国最美石桥”美誉的这座桥，也位于通往仙严寺的路口。很多人记得韩国传统艺术品介绍册子上出镜频率挺高的四个水镬联排的美丽风景，但鲜有人知道这风景的所在地，其实也在仙严寺僧房达摩殿的院子里。

仙严寺与松广寺仅隔一座曹溪山，可以说近在咫尺，但是名气远没松广寺高。虽说在闻名于世的僧宝宗刹（频出著名高僧的寺刹）松广寺的阴影下不得势，但是新罗景文王时期创建的仙严寺，由于在朝鲜正祖王时在寺庙里祈祷百日后诞生了世子，后被指定为王室的愿刹，曾经红极一时，鼎盛时有100多栋建筑，有数百名修行僧居住过。

说实话，韩国众多的寺庙中，我最喜欢访问仙严寺。浮石寺肝肠寸断的思念也很感人，但是对于我这样做建筑的人来说，总不能老追着那种凄婉的情绪走。毕竟建筑是现实的。我喜欢仙严寺的众多理由之一，就是寺刹保全了原貌。不管是什么宗派，自我修行的态度就是到达真理的第一步，其条件是清贫，这必然会伴随一定的苦行，但是如今有多少宗教团体都在回避这些呢？净化世俗中摸爬滚打的疲惫之躯、通向寺庙的僻静小径都铺上了沥青，汽车的噪声铺天盖地，美其名曰重振佛教寺庙，却毁掉了古寺刹古老质朴的韵味，其肤浅程度堪比俗世贱民商业建筑的寺庙建筑，在我看来离解脱的那一天还遥遥无期。但是，仙严寺不

仅保全了山寺古老质朴的原貌，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增添了不少威严，让我们领会到虔诚和缄默之美。



连接仙严寺的建筑群的道路



仙严寺石头水槽之美

其实，仙严寺能保留其原貌另有其因。仙严寺是1970年创宗的太古宗的总部山门，但是寺刹的财产却在曹溪宗的名下。这是李承晚总统时

期，因寺刹净化喻示引发的比丘僧和带妻僧之间的反目导致的，至今其财产归属纠纷还没定论，所以尽管寺刹很富裕，但不敢擅自改建建筑因而保留下来。说起来很好笑，但这反而保全了仙严寺的原貌。因此，仙严寺没有附近的寺庙搞得如火如荼的重振佛寺（寺庙重建）的行径，也没有无法无天的现代佛教建筑，完完整整地保留了古山寺深厚的韵味。

还有，我对仙严寺赞不绝口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建筑所构成的空间结构动感十足。虽说比鼎盛时期建筑的数量减了不少，但是除了大雄宝殿之外，还有寮舍寨、禅房、佛殿等众多建筑，且各个建筑都形成了无比珍贵的建筑空间。比如，大雄宝殿西侧的说禅堂及其正前方的寻剑堂、沧波堂等寮舍寨大致具有两层或三层的截面结构。这截面的比例给人的感觉就是充分与外界隔离，唯独中间的院子是通向天空，连接外界的场所。以适合修道者勇往直前的这个院子为中心，楼下有僧房，楼上有储粮或休息的空间，巧妙地利用墙壁和穿孔来展开的空间手法堪称卓越。

如果到无忧殿，会发现更加惊奇的空间。跟其他的寮舍寨一样，为了控制外来客的侵入，僧房的出入通常会穿过厨房。推开西南角的小门走进厨房时，眼睛不适应黑暗的厨房光线，暂时什么都看不到，穿过厨房来到明亮的院子后，在耀眼的光线下又不得不重新适应。揉揉眼睛，重新睁开眼睛时，位于对面偏右的佛殿——觉皇殿在灿烂的阳光下，钻石般闪亮登场，堪称极具戏剧性。不仅如此，由几个佛殿和僧房、山神阁构成的雄镇殿，虽说占地较小，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寺刹的风貌。踏进左侧达摩殿的院子，就可以看见前面提到的水镬以美得让人热泪盈眶的姿态摆放在那里。



© 观照大师
仙严寺寻剑堂卓越的空间展开

让人惊奇的是，仙严寺内的所有建筑群都构成自有的空间，展现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仙严寺不是一座寺刹，而是以修道者为居民的城市。因此，有别于其他寺庙，建筑都没有向大雄殿的中心轴看齐，而是分别拥有自己的轴，各自为政。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一个建筑群消失，仙严寺也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增建一个建筑群，也不会影响仙严寺。每个部分的重要度绝不亚于整体的城市。那么，这不就是多元化的民主主义城市的面貌吗？连接自然和建筑的道路时而宽敞，时而狭窄，时而缓和，时而陡峭，维系着这充满个性的城市建筑。水路又形成另一个组织网，穿行在整个城区。

如果从单一建筑的角度来看，也许仙严寺比松广寺或海安寺等组织性建筑略有逊色，但是将仙严寺视为一座小城时，就会发现它到处闪烁着那些建筑中无法发现的智慧。是的，仙严寺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座小城，修炼身体和灵魂的修道者的城市。

晚春的下午时分，你可以试试向这座城市投怀送抱。在开满牡丹、水菊、映山红、紫木莲的马路和院子中，你会陶醉在城市的风景中。就像菩萨赐予克己得道的城市居民的慈悲一样，映绣在漫山遍野。啊！美

不胜收，这建筑的神秘……

19
自成风景的城市——菲斯

> 我们的地方官们不要整天想着模仿沙漠上突然出现的迪拜，而应该从这些千年古都学习可持续的生活的秘诀



菲斯的皮革染色厂

2011年光州设计双年展开幕后我的遭遇，切齿拊心。门牙碎了六颗，五脏六腑也伤损了。据医生说，这是咬牙的习惯造成的后果，压力造成的过敏性大肠综合征。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担任双年展开幕式总导演的一年半时间里，在各种激战中遍体鳞伤，本打算开幕式结束后出去旅行疗伤的，但是身体状况不容乐观，走不了了。我想去菲斯（*Fez*），菲斯……

受不了纳粹的穷追猛打，在比利牛斯山脉上的小村庄波尔特沃（*Portbou*）结束生命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留下了很多，尤其是关于城市的思考记录。他特别喜欢阅读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因为不管从

哪页开始读，都能知道整个故事情节。本雅明就是为了解释现代城市的性格而说过这句话，他说在某座城市通过了解某个角落，就可以了解到整座城市的风格，这才是好的城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通过部分看到整座城市，意味着部分本身具备城市的所有性格，所有部分之间互相独立，维持相互平等的关系。但是在功能区分一目了然的现代城市中，城中心和城郊的差异明显，居住、商业、工业等各区域的用途清晰，每个部分之间互相从属的城市中，这是不太可能的。当然，封建时代作为权力的产物出现的单一中心的城市中，也不可能实现各部分的独立。那么，本雅明所说的那种城市到底在哪里呢？就在摩洛哥的菲斯。

公元787年伊斯兰教势力分裂，什叶派（*Shia*）领导人穆罕默德的子孙苏丹依德利斯（*Idris Abdullanh,* 公元*745~791*）为了躲避逊尼派（*Sunni*）的迫害，逃到现在的摩洛哥创建依德利斯王朝的地方，就是摩洛哥的第一座伊斯兰城邦——菲斯。虽说菲斯是有12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都，现在仍是摩洛哥文化、宗教和知识的中心，是一座不失荣耀的城市，摩洛哥人心中的故乡。如果说，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就是公元859年建在这里的卡鲁因大学，你就可以猜到这座城市的内功有多深厚。



这座城市分为三大区域，古菲斯(Fez el Bali)、新菲斯(Fez el Jedid)，还有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欧洲风格的新城

建在阿特拉斯大陆交通要道的这座城市，直到14世纪达到鼎盛为止

维持了繁荣昌盛。建造众多寺院，成了宗教圣地，从西班牙吸引学者建立大学后，成了学习深造的重地，在地理上处于交易中心，成了重要的商业城市。12世纪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2万户，制造工艺品的工厂就达到3500家，是世界性的文明城市。

这座城市分为三大区域，最初的城邦古菲斯（*Fez el Bali*）、王宫和寺院聚集的新菲斯（*Fez el Jedid*），这两个区组成旧城（*Medina*），还有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欧洲风格的新城，构成了整座城市，但是最能显现菲斯性格的地区还是最古老的旧城区。

菲斯现在也不算小城市，人口超过百万，是摩洛哥第二大城市，从古至今始终保持着教育和交易中心的地位。尽管如此，历史城市的原貌保存完好。那么，怎样在悠悠岁月中维持其原貌呢？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本雅明曾经说过的话。

从菲斯的航拍图中可以发现，带小院子的“ㄴ”字形、“ㅁ”字形房子像蜂巢一样聚在一起。这里没有西方城市中常见的中心轴，也没有中央广场、中央公园或中心道路。事实上，带“中央”这种关键词的城市结构是封建时代的遗物。车辆不是城市的中心，所以没有一条笔直的直行道，路宽也是千差万别。毛细血管一样错综复杂的道路，时而狭窄，时而灰暗。但是，突然出现的亮堂的地方会成为露天市场，或者成为孩子们嬉闹的游乐场或院落，或者成为集会场所。对他们来讲，路不仅仅是通行的手段，更是编织他们共同的生活记忆、相互连接的公共区域。

他们信奉安拉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所以没有中心和外围的概念，没有阶级或特权的意识。找不着居住区或商业区等表示场所功能的区分标志，也没有纪念碑式的地标性建筑，都是相差无几的房子聚在一起。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差不多十栋左右的房子围着面包房或水井等简单的公共设施，形成一个小单元，整座城市就是规模和形态上稍微不同的小单元的复制。换句话说，无数的小城聚在一起构成一座城市，这就是菲斯。共同体单位和各个房屋相互独立，每个部分拥有相当于整体的价值，个体和整体是一致的。按所谓的分形结构（*fractal*，小结构以类似于整体结构的形态无限重复）来理解就行。菲斯是处在单一中心的封建城市对立面上的结构，所以是多元化的民主主义城市，是瓦尔特·本雅明向往的城市。所有的部分都是中心，所以即使一个部分坍塌或增加，也会保持存续，这就是1200多年来维系着生活原貌的菲斯的秘诀。我们的地方官们不要整天想着模仿沙漠上突然出现的迪拜，而应该

从这些千年古都学习可持续的生活的秘诀。

我还想去这座十几年前到访过的菲斯，是有一个原因的。我相信，虽然过了十几年，菲斯还是会依然如故，但是在纷乱的城市只能咬牙坚持的我反倒发生了变化，所以想去看看投影到这座始终如一的城市——菲斯中的我自己。旅行其实不是看对象事物，而是从中发现自己。

第一次造访菲斯若没有向导，很容易迷路。迷路也挺好的，找不到路左顾右盼，也不会有威胁安全的车辆，即使在迷宫中穿梭，风景也已经是熟悉的。干脆放弃寻路，慢慢走在路上，陌路人也不知不觉融入风景中，构成和谐的画面。因为，这里没有让你切齿，或者拊心的事情……

20
天下最美的村庄

> 所谓没什么可看的村庄之所以如此美丽，
>
> 是因为房屋聚集的方式和所形成空间的结构性之美



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当今是铁路、公路等陆路交通的中心承担大城市的功能，但是在古代，主要的城市都位于海上交通发达的地方。蒸汽机问世后城市命运的改变，只不过是200年前的事情，所以从城市承担其应有的角色来讲，水路的历史悠久得多。因此，与大海或河流相邻的城市，一旦失去其港口功能，不久就变成废墟。拥有千年辉煌历史的希腊最初的规划城邦——米利都就是这样灭亡的，艾菲索斯或普利尼也一样。这些城市原本坐拥地中海炫耀着纪念碑般庄严无比的城市风景，但是却无力阻挡堆积在海边的泥土，导致城市终结了其功能。

希腊、罗马时代的地中海是世界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绘制地中海的古代地图上已经标出了海底的地形，对他们来讲，地中海不

只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更是水底的土地。我们不能用当今的非洲、欧洲等大陆的概念来理解。在他们的心中，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北非到阿尔卑斯山脉以南是世界的边界，边界之外是蛮荒的世界。因此，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中实力最强的希腊和意大利掌握海上霸权，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地中海有个群岛叫基克拉迪群岛（*Cyclades*）。散落在希腊半岛和克利特岛之间海域的220座岛屿，其实是沉到海底的山脉的山顶露出海面形成的，其中圣托里尼岛（*Santorini*）和米洛斯岛（*Milos*）本身又是火山岛。总面积约为96平方公里的圣托里尼岛，结构非常特殊，其内部形成了66平方公里大小的环礁湖。环礁湖水深达400米，四面八方由300米高的悬崖峭壁包围着，所以成了在地中海航行的船舶躲避台风的绝佳场所。这里又是绝好的海盗隐身处，自然而然成就了发达的村庄。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去过这座群岛，当时我购买的旅游册子上将圣托里尼岛描述成“天下最美丽的村庄”。到底是什么让圣托里尼岛享有这个美誉呢？

起初作为船员的临时居所发展起来的圣托里尼岛的村庄，聚集在悬崖的斜坡上，形成了群落。房屋的形状都是大小差不多的四角形，没有形状特异的建筑物。如果有，也就是小教堂在这些房屋中露出蓝色的圆屋顶而已。所谓没什么可看的村庄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房屋聚集的方式和所形成空间的结构性之美。

为了保证面朝大海的景观，楼下房子的屋顶成为楼上房子的阳台，不宽敞的房子之间共享一堵墙。时而作为游乐场，时而作为早市使用的房屋前的马路，是连接村庄房屋的纵横交错的血管。白色大理石包围着充满生活气息的空间，在钴蓝色天空的背景下，创造了令人窒息的美。

当时，我刚刚结束15年师从金寿根先生的生活，正在寻找我自己的建筑方向。有一天，偶然路过首尔的月亮村时，贫穷的他们营造的空间智慧犹如醍醐灌顶，从那天起踏遍所有的月亮村，将学到的东西提炼成关键词“贫者的美学”，并声明要作为我之后建筑的主题。生活在月亮村的人们都很穷，物资匮乏，所以很多东西都需要与邻居共享。屋外的空间不只是单纯用于通行的道路。那里是孩子们嬉闹的游乐场、老人们聚会的敬老堂、主妇们一起干活儿的作业场。稍微宽敞的地方是市场，或者全体居民聚在一起讨论未来事宜的会堂，偶尔还是举办节日庆祝活动的公共场所。为了满足所有这些用途，屋外的空间绝妙地利用了倾斜的

山坡。我所掌握的所有空间的智慧和方法都摆在那里。







金湖洞月亮村的风景





但是，这样美得让人热泪盈眶的月亮村的空间结构，跟圣托里尼村庄没有两样。当然，月亮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也落后，随时可能遭遇自然灾害，所以改建是应该的，但是仍然保持时间叠层的空间结构，远比为了迎接游客收拾干净的圣托里尼更加真情流露。走出圣托里尼的我，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但是，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我们的月亮村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只认

钱不懂文化的土建资本以所谓改造的名义扑过来，把过去的记忆彻底铲平。比如，我最喜欢的金湖洞月亮村，已经被密密麻麻得让人窒息的建筑群占据了美丽的山坡，犹如城市中的肿瘤。这些都算不上是建筑，完全是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严重的恐怖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犯罪，不得不让人愤慨。

不久前，首尔市政府发布消息称，改造最后的月亮村——中溪洞白沙村时会保留部分原貌。我一直都是猛烈抨击这些以改造为名对文化生态的宝库般的村庄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的野蛮行径，所以我举双手欢迎首尔市政府的决定。也算是亡羊补牢吧！不是只为了保留过去的记忆而进行标本化，而是要发现其充满智慧的空间，利用现代的建筑恢复一下，我相信，白沙村毫无疑问将会成为“天下最美的村庄”。

补充一句，据说基克拉迪的200座岛屿每年吸引几百万的游客，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岛屿的风景跟韩国2300座岛屿组成的多岛海的风景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天下最美的城市风景不在基克拉迪，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着比这里更让人心旷神怡的风景，不明白为什么不把多岛海开发成旅游胜地呢。也是，这一代缺心眼儿的人染指多岛海的开发，肯定会把美景破坏得惨不忍睹，还是不去动它比较好。

21
省察性风景——济州

歪曲真相的风景是没有灵魂的



韩国拥有济州这座岛屿，真是上天的恩赐。否则，韩国的地理边界会让人憋闷。对于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来说，首先过海这事儿本身就有逃离无聊透顶的日常生活的意思，很是让人兴奋。而且，还能欣赏到陆地上接触不到的有异国风情的风光，墨蓝色的海水、玄武岩群像营造的海岸美景、侧火山锥和草原编织的山水画般的山岳、风景中演绎的济州人的方言和海女们激烈的生存竞争、济州民居独特的结构等。尽管这里是韩国的国土，依然像极其美丽的彼岸的世界似的，让“陆地人”为之疯狂。再说济州的美食又是何等的美味可口！

1996年辞世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享年72岁）在1986年写过一本《耽罗游记》。尽管很丢人，但我得承认日本人写的这本书改变了我对济州的双重看法。这本书通过日本人特有的隐忍，用流利的笔触描述了韩国在过去的历史中反复经历的矛盾和纠纷。他怀着对济州现实的怜悯，站在汉拿山草原，确认让他存在的遗传基因，在依依不舍中，迎来了重新发现自我的戏剧性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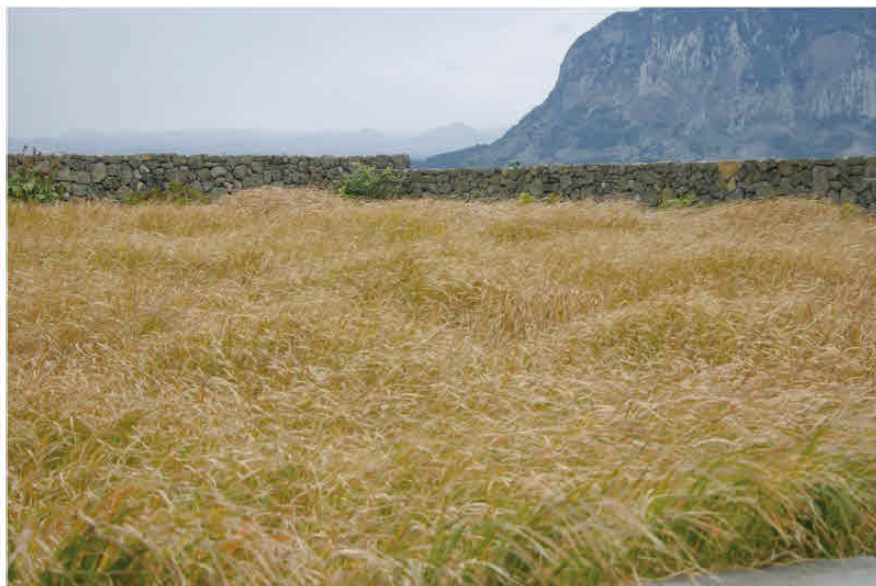
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动倒不是因为作者对济州的特殊感情迷倒了我，或者我认同作者的主张。先不谈济州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伤痛，过去我也认同大多数人的看法，觉得济州的风景很有异国风情，适合蜜月旅行或偶尔去游玩，但是这本书让我直面了对济州的错误看法。

济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陆地上的三国时期，给陆地的王朝进贡才能生存下去的济州耽罗国，到了高丽时代还是被剥夺了独立国的地位。高丽时代抵抗蒙古军的三别抄从江华被打到济州，最后在这里拼死抵抗，之后百年多的岁月里，济州人留下了刻骨的伤痕。在朝鲜时期，济州是流放地，在权力斗争中失利的人咬牙切齿、怀恨在心的地方。朝鲜末年，这里是官府的各种掠夺达到顶峰的地方。日帝国强占时期，济州作为日本的军事基地，遭到粗暴的肆虐，济州人在强制劳役的水深火热之中受苦。1948年发生的前所未闻的济州“四三事件”，朝鲜半岛近代史留下了最为耻辱的一页，给济州人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伤口和疼痛。

现在情形也没太多改善，济州依然是陆地人的手段而已，是投机和投资的首选之地，娱乐和游玩之地。所谓的观光产业用5.16公路、产业道路切割开汉拿山山脚，改变济州的自然生态，排放各种肮脏的污物，污染济州的青山绿水，旅游带来的价值真的值得用这一切来交换吗？最近，济州环岛公路的修建，终于将漂在大海中的济州变成了漂在沥青之上的土地，这样的生态破坏必将由后代子孙吞下恶果。

摹瑟浦和大井村所处的济州西南角没有多少游客的行迹。自古以来，这里经常狂风肆虐，被称为“不适合人居住的浦口”，但是受不了官府掠夺的岛民和没地方去的人聚集到这里，刀耕火种形成了村庄。不得不苟延残喘的这里成了比肩1862年“晋州农民起义”的“济州岛人民起义”的震源地，1898年反对朝鲜王朝的“房星七之乱”也在这里点燃。1901年抗拒天主教徒暴政的“辛丑年农民起义”的发源地也是这里，可见抗争的根有多深。秋史（金正喜）被剥夺荣华富贵流放而产生怀恨之心

的地方也是这里。这里有一处叫“百位爷爷一座坟”的地方，其名字让人似懂非懂。



让人心寒的悲剧，百祖一孙之墓

到达“百位爷爷一座坟”之前，会路过阿德勒机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济州岛民建造的军用机场，山房山脚下的平原上至今还散落着20多个混凝土结构的机库，这景象足以让人打个寒战。这骇人的“现代遗迹”往东两公里左右，就是“百位爷爷一座坟”。

爆发朝鲜战争后，政府命令全国的戒严司搜捕左翼分子，由此济州地区的戒严当局以先行拘押的名义，拘押“四三事件”时逮捕后释放的人，并进行肆意的大屠杀。其中，1950年8月20日凌晨5点，132人在西卵峰被集体处决。政府一直隐瞒这件惨案，导致亲属都无法替亲人收尸。过了6年8个月后，1957年政府才将遗骸移交给亲人，但是遗骸已经无法辨认身份。遗属们觉得既然亲人都是为了共同的梦想而牺牲的，就决定把132人视为共同的亲人来供奉。之后，他们在离处决地不远的沙溪里建了132个小坟头，取名“百位爷爷一座坟”，即“百祖一孙之墓”。



© Kim tae-il
“现代遗址”阿德勒机



© Kim tae-il
济州岛的公

人心惶惶的军事独裁时期，这里是人们连提都不敢提的地方，但是每次去济州，我都会抽空去看看。如果有同行的，我还非拽着他们一起去。我跟这凄惨的事件没有一丁点儿的关系，跟酿造这场悲剧的各政治派别的斗士也沾不上边儿。对于我来讲，这里是黑色石墙围着的，凄然

的风景随风飘动时让我心酸不已的，回顾根本的圣地。是的，我在这里发现了“场所的魂”（*genius*）。这是不停地刺激我的叙事性风景，所以我想分享……

突然有一天，这里的风景在政府的支持下，以观光胜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彻底变成封建、肤浅的面貌，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只能痛恨残留在我们中的封建属性，然后再也没去过那里。

观光，是的，我们要直面对济州来讲传家宝一样的这一主题正在丑化济州的事实。建造高尔夫球场和娱乐城也许是必要的，我有什么理由要求陆地上海市蜃楼般出现的新城在济州就不能有，广告牌铺天盖地的城市风景就不能出现在济州？说不定哪天会冷不丁冒出自由女神像，或者市中心出现金字塔都是有可能的，这是济州的自由。济州长期以来都是贪婪和掠夺的对象，所以承受那些令人作呕的欲望不算什么，对吗？

更大的问题是，把一个全身和灵魂经历过历史事件的地方，进行扭曲、变质和丑化，歪曲神圣的历史真相，难道看这样歪曲的风景就是观光吗？只要观光还是“看到光明”的意思，歪曲真相的风景就没有灵魂。

如果济州急需那笔观光收入，那么观光的形态不应该是游乐或娱乐。在千余年来备受来自陆地的痛苦的济州，让游客思考政治理念和纠纷带来的后果，在其中发现人类的善良、真实和美丽，是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观光呢？促使知识分子思考的观光、确认人类尊严的观光，济州观光产业的目标不应该是这些吗？我相信那样的济州才是和平之岛。

寻访济州，记住济州，是因为“风景”。各国表示风景的词所含的意思稍有区别，一般会包含景色、记忆、关系等内容。我相信，济州风景的意义必然在于“省察”。回顾我们的根源，让我们重新绘制自由和平的“省察的风景”就是济州。我们把这称为“元风景”（*meta-landscape*）。

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关于“文化风景”（*kulturlandschaft*）的宣言，提供了理解这词的线索。“造景的观念跳出与土地之间僵化的关系，转换为对城市性的理解时，可以展开跨过科学界限和范畴的新世界。这称之为文化风景……也许承载到文化风景中的最深奥的力量，就是富有韵味的历史的表现，因为这是过去的痛苦在文化风景中留下的烙印……没有历史的记忆，就无美丽可言。过去的记忆以及由此营造的文化风景，促使我们回归人类的本性，尤其会

把我们从所有的宗派主义中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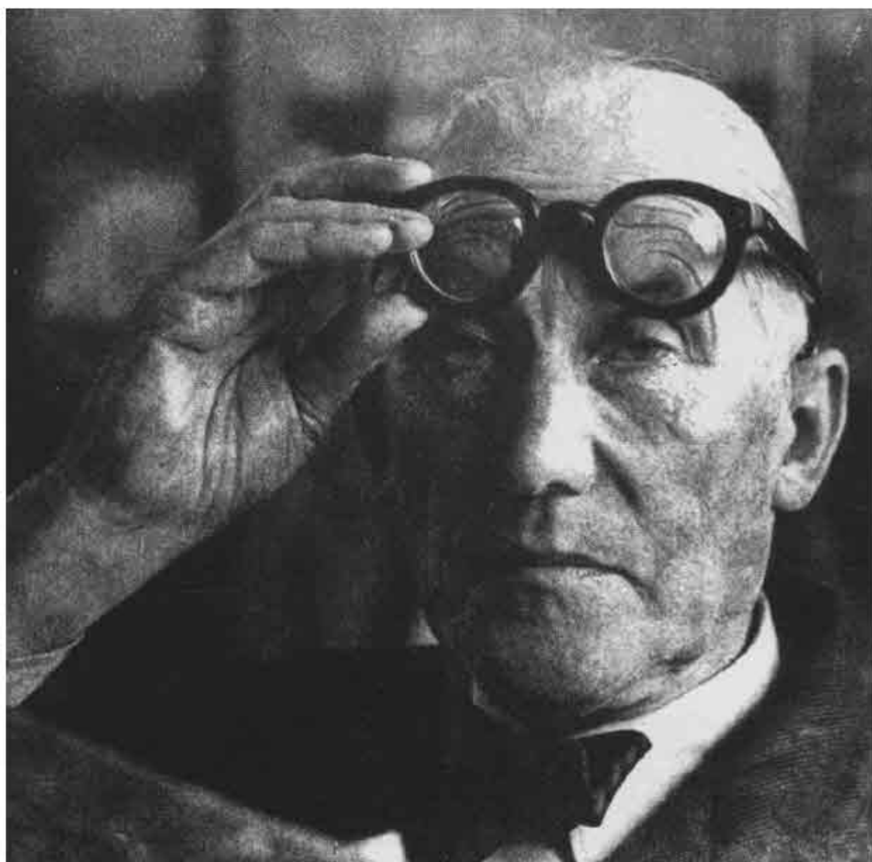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自然风景其实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的价值，对记载和创造着历史、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而言，自然风景之上增添的人文风景才是重大的意义所在。历史长河中筑造的城市是如此，构成城市的建筑也是如此。当风景是一副伪善的面具时，我们的生活也是虚假和伪善的，当城市是零星的碎片时，我们的生活也是碌碌无为的。

在济州我们建造的城市和建筑、生活演绎的风景，特称为“风景城市”、“风景建筑”时，记录自然、承载历史的人工构造物打造的风景，才是真正的济州风貌，想必这会给济州的游客留下美好的记忆。

济州天赐的美丽景色所编织的抒情风景固然重要，但是将人文的叙事风景融入进去的时候，生活在岛上的人们才会感受到尊严，这就是省察的风景。

22
勒·柯布西耶的奥德赛

在柯布西耶的眼里连住宅都是生活的机械，他是机械美学的创始人。但是，目睹机械在战争中成为骇人的杀人工具后，他果断摒弃了机械的冷酷



勒·柯布西耶

我相信，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毫无疑问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出生于1887年，78岁辞世的这位稀世建筑师，对现代生活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整理了现代主义的精神，树立了原

则，他是通过不计其数的文章和图片以及建筑，实践其价值的进步知识分子。现代的任何一位建筑师都离不开他的影响。他至今仍然是建筑和城市建设的重要教本，经常成为争论的核心。除了伟大，没有其他语言可以评价这位建筑师。那么他是如何受教育的呢？就是通过旅行……

10瑞士法郎纸币上的头像是柯布西耶。他出生在瑞士山脚下的小村庄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因为父亲是钟表匠，母亲是钢琴老师，艺术天分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生长的环境却是山间田野，所以接触到建筑教育基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幸运的是，夏尔·勒·波拉特尼埃（*Charles L'Eplattenier, 1874～1946*）这位乡村教师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Arts*），懂得建筑的重要性，所以看到柯布西耶对事物有特别敏锐的观察力时，建议柯布西耶做建筑并鼓励他去旅行。

柯布西耶20岁的时候踏上的历时五年的旅行，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在巴黎见识了城市，学习了钢筋混凝土技术，在维也纳学习了新思潮——分离派（*Secession*），在柏林结交了一腔热血投身革命的年轻建筑师。接下来，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土耳其的旅行中，终于接触到了古典建筑。登上雅典卫城手绘帕特农神殿时，他这样说道：

“建筑是光线中塑造量体的庄严游戏。”

虽然从未在正规的建筑院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通过这次的东方之旅，他自修了建筑，领悟了建筑的本质。

自我觉醒后，他将自己的原名查尔斯·爱德华·珍尼特（*Charles Edouard Jeannerer*）改成勒·柯布西耶。他创办《新精神》（*Esprit Nouveau*）杂志，发表很多著述，奠定了建筑的理论基础，并创建纯粹派（*Purisme*），一口气登上了巴黎和世界文化的主流地位，后来又提出信奉技术的现代主义理论，给建筑和城市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柯布西耶在80年前建造了现在看来仍觉得非常超现代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比当今的公寓更加先进的组合住宅（*United'Habitation*）是60年前的作品。他设计了联合国总部，在印度规划了昌迪加尔（*Chandigarh*）新城，在日本、在美国、在南美都可以寻找到他的杰作，他的理念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受到了推崇。





朗香教堂的外部和内部

柯布西耶的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位于法国贝尔福省（*Belfort*）的朗香教堂（*Ronchamp Cathedral*）。建造在山丘之上的这座朝圣教堂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在柯布西耶的眼里连住宅都是生活的机械，他是机械美学的创始人。但是，目睹机械在战争中成为骇人的杀人工具后，他果断摒弃了机械的冷酷。通过原始和嘲弄的量体优美的曲线和强烈的形态，他的建筑最终成了一首首诗。

也许这是潜伏在柯布西耶内心的（因为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所以

自我压抑）、对形态的原始本能突然迸发的结果。这美丽的充满诗意的建筑，立即成为时代的符号，涌现了众多的抄袭者，也培养了无数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对将他尊称为现代主义的教主，追随他的冷酷理性的建筑师和知识分子来讲，这是刻骨铭心的背叛。但，那是柯布西耶亲手打破自己制定的教理，走向新的道路所获得的伟大创造，所以他的下一步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这时候，柯布西耶接到了新的项目，受珑骧的建筑商科迪尔神父的委托，设计里昂附近的拉·图雷特修道院，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参照建于13世纪的法国南部勒·托罗内（*Le Thoronet*）修道院。这实在不应该是向像他那样已经在所有事物上得道的当代最伟大的大师提出的要求。但是，70多年坚持倔脾气的这位大师马上动身，踏上了寻访罗马时代修道院的旅程。大师估计不会直奔距离巴黎1000多公里的目的地，说不定也选择了巡礼的路线。

第一站他可能到达离巴黎百公里左右的丰特奈（*Fontenay*）修道院。通过西多会修道院俭朴的建筑，了解过修道院建筑的本质。在附近的维兹莱（*Vezelay*）朝圣城市，也许体会到了朝圣者的虔诚，再南下到达克吕尼（*Cluny*）修道院的废墟，也许思考过宗教的本质。到达普罗旺斯，遍地开满紫色薰衣草的塞南克（*Senanque*）修道院，也许是修道者迫切的生活营造出来的寂静感动了他。但是，最后到达勒·托罗内受到的冲击，胜过旅途中的所有建筑加在一起带来的冲击。追寻建筑的本质、一生都在漆黑的海上航行的他，终于找到了终点。

从勒·托罗内回到巴黎后，柯布西耶安排摄影师拍摄那历史悠久的修道院，以“真实的建筑”为名出版了一本书。他在序文中写道：“……没有任何元素可以添加到这里……让我用喜悦的心情祝福和欢迎这伟大的遭遇吧！”

柯布西耶在绘制拉·图雷特的设计图时彻底秉承了勒·托罗内的建筑精神。尽管在帕特农神殿前战栗过，但仍然毫不犹豫地修剪古典建筑，制定新建筑的所有原则的他，再次回归了古典。但是，没有任何人刁难说这座拉·图雷特是仿品。如果说，柯布西耶通过朗香教堂炫耀了自己所有的天赋，那么拉·图雷特是再次抹杀自己天才的本能，谦逊地面对古典所获得的克己的产物。因此，我相信拉·图雷特不仅不是仿品，更可以说是柯布西耶所有作品中最美的创造，是奉献给人类的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艺术品。



拉·图雷特修道院的回廊(左)和僧房(右)



23
大象无形

其深度和净度……不可解的放空，也许因为不完美，不！完美不是放空，这显然是有意放弃完美而获得的自由



勒·托罗内修道院回廊

2011年5月底，第五次访问了柯布西耶曾赞不绝口的“真实的建筑”勒·托罗内修道院。虽说有几次是给人当向导去的，但是一个地方去五次还是很不寻常。虽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但已经是废墟了，为什么还会让我禁不住其诱惑，多次巡礼呢？当然游修道院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点特别。旅行原本是挪动身体才完成的，但是一旦到达修道院，旅途

中劳累的身体开始休息，头脑却更加清醒，灵魂沿着思维之路开启新一轮旅途。这可是致命的魅力。勒·托罗内修道院是最佳的场所。去五次——估计是有什么需要我完成的作业。

意大利的修道士本尼狄克（*Narsia Benedict,* 公元*480*左右～公元*543*）教诲的修道规则在6世纪制定后，修道院才具备了正式的体系。但是，11世纪左右修道院的财产日增月累，未免太富有，在侍奉天主的事上，既然无所谓做得太好太多，于是圣堂便建造得格外富丽堂皇，修会的精神和谦逊的德行，自然也就蒙受重大的损失。这时候很多有志之士，便开始自我要求向往更贫穷、更严格、更接近本笃会的简单生活，推动教会改革的浪潮，创建了严格遵守禁欲的伯纳德规定的西多会（*Citeaux Abbey*）。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树林的水边找了一块地，建造了勒·托罗内修道院。据传修道院12世纪后期开始建造，直到13世纪初完工，但是建筑物整体的风格维持高度的统一，应该是在一个人的全权指挥下建造的。这座修道院的建筑所具有的完整的统一性，优于任何一座建筑。

穿过郁郁苍苍的橡椀树树林，蹚过溪谷的溪水后，经过向导站，登上废墟的筑台，拥抱洒满阳光的庭院时，就可以面对修道院的正堂。立面透出罗马风格建筑的朴素和端雅，出入口不在正中央，而在右侧的一个角落。屏住呼吸悄悄地走进去后，为了适应其内部的黑暗，静静地站在那里时，极其耀眼的光束宁静地拨开空间照射过来。

地面、墙面、柱子、天花板等全都由同一种石材建成成。有些石材成了地面，有些则成了柱子的一部分，有些在拐角处，有些在天花板的角落里，各自按照自己担负的任务和功能，变成相应的形状，忠诚地值守岗位。洒向这些石材空间的光线，时而抚摸石材粗糙的表面，时而照亮拐角的棱线，时而温柔地拥抱圆屋顶。这时候完美的寂静降临，犹如我们的灵魂在其寂静中居住和发光。



勒·托罗内修道院正堂朴素的入口



由一种石材建造的正堂内部

这是只选用附近的石材建造的房子，石材的选用显得无比俭朴和节制。石材之间的衔接和对接极其精巧，配料的加工也显得很工整。没有

欠缺，也没有多余，正堂旁怀抱中庭的回廊地板沿着地形缓慢地舒展，刻在地面石板上的通过拱形窗照射进来的强光的印记和影子的矩阵，营造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感。估计修道士们就在这光与影中，追寻真相和虔诚。然后，倾听石头的声音，并作为应答吟唱圣歌。这简直像《圣经》里所描述的那样，石头们起身赞美的景象。

突然心中有了疑惑。这么完美的建筑还需要什么？是不是因为完美，才成了废墟呢？这时我脑海里闪现了另一座建筑——韩国的灵山庵。

灵山庵是位于庆尚北道安东的凤停寺的小庵。对电影有研究的读者可能知道，1989年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获奖的裵镛均执导的影片《达摩为何东渡？》中，老和尚开门叫海镇的场景，就是在灵山庵的法堂——雄镇殿取景的。拍摄影片后这里成了旅游胜地，所以为了给游客提供便利，在灵山庵和凤停寺之间的溪谷上架起了宽敞的桥，搞得沿着山间小路上山拜访庵子的悠然自得的乐趣成为历史，很是遗憾。

但是，悬挂着据说释迦牟尼布道时花朵像雨水一样飘落的雨花楼牌匾的狭长前廊承载着悠悠岁月之重，拐到围墙挡住去路时，就会感受到这座建筑不会轻易向外人打开其内部。用于出入的前廊底下的门只有五尺高，要进门就必须得低头。因此，我们在通过前廊时视线自然朝下，只有走到五个梯阶的石阶前才能抬头看见，一丈高的地方有洒满温暖阳光的庭院。这可是磕头才能登上的庭院……







雨花楼下低头才能进去的灵山庵前院

登上院落后，这简陋不起眼的庵堂容易让人一下子泄气。事实上，灵山庵的每一栋建筑都没什么看头。采用的材料很差劲，结构方法也就那样，很是稀松平常。对于只对建筑物的细节感兴趣的人来说，这里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这些稀疏凄凉的建筑物聚在一起营造的空间构成，对于看懂空间的人来讲，会引起无法言喻的情绪，最后会带领你进入冥想的世界。

灵山庵共有六套房子。大部分佛家建筑都是正面有法堂，围着四四方方的庭院，端雅的建筑在左右和前侧排开。在这里围着中间的庭院，南侧有雨花楼，隔着院落的对面有法堂雄镇殿，紧挨着的是三圣阁，庭

院的左右侧随意聚集着僧房、住持室等。庭院和法堂之间有高坛，其间的岩石上有百日红和松树，差不多围着法堂和三圣阁之间的空间。就是这个空间与从前廊上来的入口形成对角线，引发微妙的紧张感。

住持室的后廊廊角紧挨着前廊，好像悄悄地拽着马上要下坠的屋檐，看着好心酸。这么一看，围着庭院的门廊都维持着心酸的同位性。建筑物之间穿插出现外面的风景，登上雨花楼的露台，倚坐在外界和灵山庵庭院之间的分界线，沐浴在洒下来的温暖阳光中，突然间明白，我在尘世和极乐世界的分界处观照着我们不稳定、不确定的生活。这是一种祝福，是一种神秘。

缄默和静谧是这座建筑的关键词，放空是其形态。其深度和净度……不可解的放空，也许因为不完美，不！完美不是放空，这显然是有意放弃完美而获得的自由。因此，肉身在这里更加舒适，灵魂无比自由，这才是修道院建筑应追求的最高目标。

是的，《道德经》里说，大象无形。既然伟大的思维没有形态，那残缺不全的灵山庵才称得上大象。以后这完美无缺的勒·托罗内可以不用再来了。



24
伟大的沉默

> 得道绝不是通过所谓的
>
> 拈花微笑来完成的

有一部电影叫《伟大的沉默》（*Into Great Silence*）。这是关于位于法国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沙特尔（*Grande Chartreuse*）修道院的日常生活纪录片，几乎没有台词，片长2小时49分钟，压根儿没期待会有不错的票房成绩，但是却在韩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导演格罗宁（*Philip Groning*）向修道院提出申请后历经15年终于获准，孤身进驻修道院与修道士同吃同住，历经6个月的时间一个人拍摄完成影片。影片的内容无聊透顶，只记录了拂晓之前起床，从祈祷开始，只有诵读《圣经》、抄写《圣经》、冥想、三次弥撒组成的修道士一天的作息。修道院是与世隔绝的，内部也禁止说话，只有沉默在流淌。

我受邀担任这部影片的首映式兼影迷见面会解说，所以提前看了这部影片。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已经提醒过我影片会比较无聊，但是我觉得不知不觉影片就播放完了。虽说从没去过这家修道院，但是看电影可以亲眼确认过去只是从图纸想象的风景，对我来讲是件饶有兴趣的事情。



勒·托罗内修道院内部

表示修道院的英语单词有cloister和monastery两种，但是其本来的意思是不同的。Cloister的词源是意为“被囚禁”的“claudere”，以意为“独处”的“monochus”为词源的“monastery”指，那些cloister中将自己锁在单间，追求缄默和隐遁生活的修道院。从里面不能打开门出来，食物也

是通过小孔从外部递进去的。

1084年，布鲁诺（*Bruno*）等八位修道者毅然决然地走入格勒诺布尔附近法国阿尔卑斯山脉中险峻无比的沙特尔，把自己隐蔽起来开始修道生活，这就是最初的修道院。后来，他们打造的沙特尔就是以加图先修会（*Carthusian*）、迦都仙派修会（*Cartusio*）、切尔托萨（*Certosa*）、Chaterhouse等名字，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封闭修道院的原型。沙特尔修道院经过千年的岁月后，才通过影片公开了其内部。

其实，我非常喜欢修道院纪行，很久以前开始，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一起，只要有机会就不分地点前往修道院。离开尘世，遁入寂静，过着决绝的生活，寻访修道者的空间始终能提振在烦琐的日常生活中饱经风霜的我。

修道院通常会位于深山密林或悬崖峭壁等孤绝的场所。修道者们选择这些地方，就是因为相信这孤绝的空间可以帮助自己脱离烦恼。置身于绝望之地的修道院，其风景已经给人悲切的感动。比如，创建托钵修道会的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esco, 1182~1226*）曾活动过的意大利阿西西华丽的圣堂丝毫没有感动过我，但是他为了修道而只身前往的山中寒酸的洞穴卡尔切利隐居地（*Eremo delle Carceri*），其寂寞和孤独的风景却让我感到了心痛的美丽。

据说，修道者的人生是获得三种自由时才能成就的。第一，对物欲的自由，独立于所有世界之事。第二，肉体的自由，不仅要与家人离别，还要放下情欲。第三，精神的自由，也是最难的课题，要彻底放下所有的烦恼和贪婪，臣服在神前。我想是通过清贫、童贞、顺从才能获得的自由，他们清澈的生活才能在那么美丽的空间打造默示性建筑。欣然身陷孤独之中，虔心修道的修道者和修道院，始终都是我敬畏的对象。



圣弗朗西斯科独身寻找的卡尔切利隐居地修道院



大昭寺前行五体投地礼的朝圣者

2011年访问西藏的寺院后，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拉萨，我连连惊叹于西藏的佛教寺院所具有的独特风景和空间结构，在7世纪左右建造的大昭寺前看到了行五体投地礼（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的古印度佛教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的僧人。虽然有简陋无比的护具，但已经是满身疮痍，却仍不停地将身体投地，向寺院靠近。据说，有些人一生都在这样修苦行，向往着寺院，有些人则每天都在大昭寺前五体投地，伤害自己的身体。那时候我明白了，修道就是修出道路的过程，把自己的全身抛出去，伴随着击垮肉体的痛苦，修出自己的道路。

如此一来，沙特尔修道者的生活也是由肉体的痛苦铸造的。他们用单薄的皮肤抗击阿尔卑斯雪山的寒风，每天用通过小孔递进去的干硬的面包来充饥，整体过着被囚禁的生活，消灭着肉体的欲望。整部影片中充斥着的沉默不是美学，是无声的搏斗，格里高利圣咏其实是他们压抑和节制的呐喊之声。得道绝不是通过所谓的拈花微笑来完成的。

冗长的影片中有一个插曲，看似亚洲人的某个新来的修道士忍受不了修道院的生活想要出去，所以修道院院长跟这位修道士之间发生了影片中唯一的对话，院长问要去往哪里，年轻的修道士回答说首尔。与伟大沉默的修道院相比，首尔处于对峙的极点，被描述成俗气的、纷乱的俗世世界的典型。看似韩国人的那位修道士还俗时，我反而舒了一口气，替他高兴，看来生活在这烦恼之地上的我，要修道和得道估计比骆驼穿过针眼儿还难。

25
唯记忆是真实的——消失的纪念塔

> 是的，所有城市和建筑终归会消失

即使没人教，婴儿也会努力站起来走路。直立行走是对所有物体终归落地的重力法则的正面对抗。人类的文明始于直立行走，所以从地上爬起来站到高处，也许是人类本能的夙愿。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站得高。

伊卡洛斯用飞入牢里的鸟类羽毛和蜂蜡制成翅膀，并把翅膀绑在身上飞上了天，但是违背爸爸的忠告飞得太高，导致蜂蜡受热融化，掉进海里溺亡。这个希腊神话是不是强调从古至今登天是禁忌行为呢？诺亚时期洪水泛滥，人类不敢再居住在地面上，想建造可以通天的建筑物，但是触怒神而倒塌的巴别塔的故事，《圣经》中所讲述的神和人类的关系之前，没有高层建筑建造技术的当时，很多建筑物就是那样倒塌的。

公元前4世纪建立的美索不达米亚区域的城邦乌尔建造了众多笨重的通灵塔（*Ziggurat*）。从矗立在平原上的这些巨大的金字塔平面图中可以发现，内部都是漆黑漆黑的，这是因为其内部没有任何空间，全都用土和石头填充。公元七八世纪左右，在中南美地区大肆流行的规模庞大的金字塔全是如此。当时，建造这么庞大的构造物是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资和时间，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但是，即使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只要能离开平地站在高处，就算是得到了足够的补偿，真可谓是残酷的致命性夙愿。

直到今天也没什么两样，以摩天楼的名字建造的高层建筑就是。摩天楼这词本身也是无比的傲慢不逊。英语“skyscraper”也是“触摸到天穹的房子”的意思，看来对高度的过度执着不分古今和东西方。仅仅因为最高而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纽约世贸中心的世纪性惨剧赫然摆在那里，但是世界的各个城市仍然争先恐后地想拥有第一摩天大楼

事实上，塔也是不能轻易建造出高层建筑的补偿性构造物。本来是为了保管菩萨的真身舍利而开始建造的塔，传入韩国后以石塔的形式普

及。虽说是石头建造的，还装模作样增添瓦顶或椽条，狡辩说这不是塔，是3层、5层的高层建筑。



已经消失的哈尔堡纪念塔的原



已经消失的纪念塔所处的哈尔堡市场入口

其他纪念塔也一样。为了纪念伟大的业绩而矗立在那里，通过高度来引发敬意，显然是只能生活在地面上的人类对高度的强迫症。所以，越是蛮荒社会，纪念塔的数量越多。因为纪念塔本来就是以口号和宣传为目的的原始工具。

需要口号和宣传的社会通常是理念型或专制型社会。将低级的意识

上升为国家目标的那种社会，建筑始终是“透视图”型的。透视图的背景通常是蔚蓝的、迷人的天空，或者是广阔的平原，周围的状况被忽视得越多越好，只有煽动性的、纪念碑似的建筑威逼地突显出来。那里只有煽动和灌入，生活的影子容易变得很矮小，或完全被排除。

相反，“鸟瞰图”中绘制的不仅是建筑本身，还有建筑立足的土地，道路、邻居和邻里关系。视角越高，需要表现的关系越广越多，所以建筑本身的形状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需要绘制的不是外壳的形状，而是其内在和外在生活的关系和形态，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群落的风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民主主义社会，就不应该要求只会引发虚像和幻想的透视图，我们的思考应变成鸟瞰图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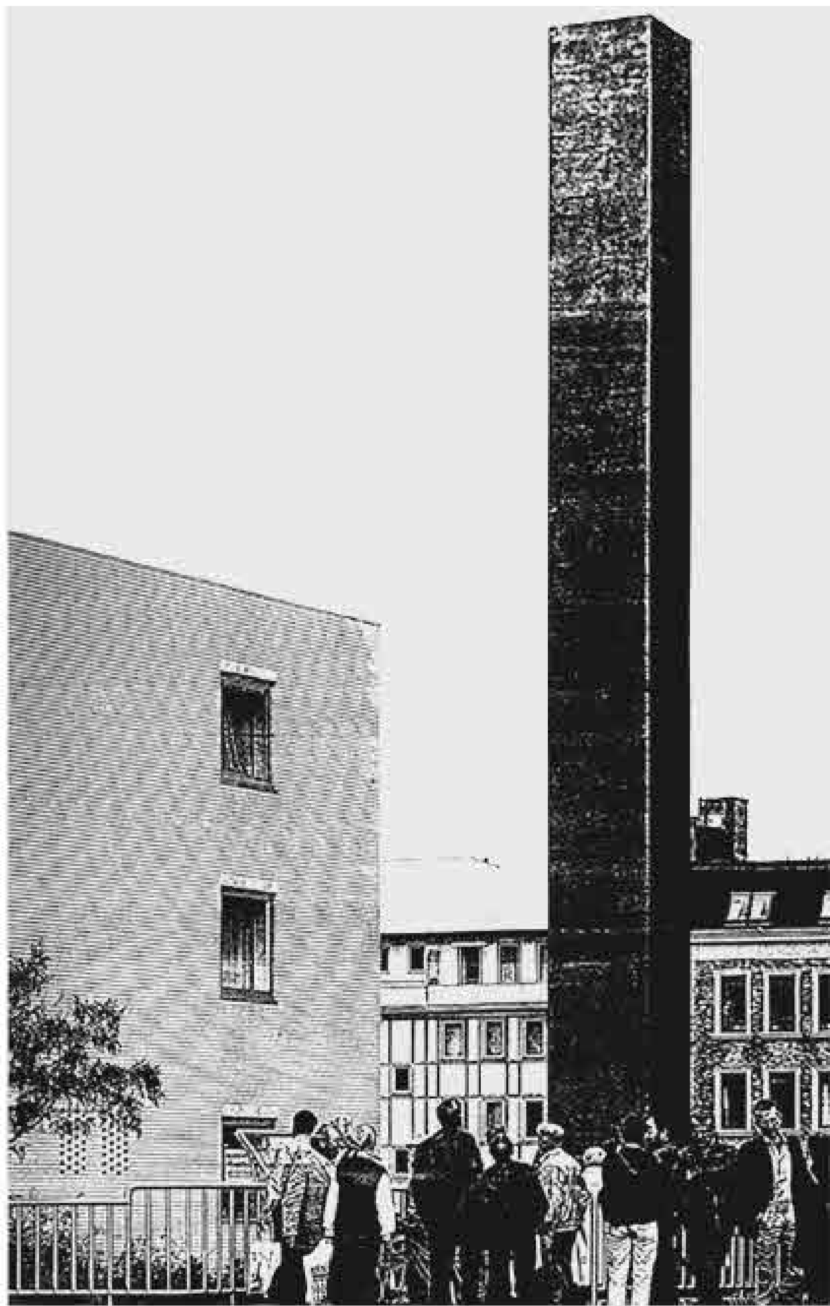
现实主义哲学家卢卡契（*Gyorgy Lukacs, 1855~1928*）主张，“将美的效果作为目标的幻想，是将艺术贬低到白日梦层次的一种欺瞒或欺诈”。再引用一句“将移情作为艺术体验的核心，意味着将艺术体验降级到日常生活的层面，尼采的‘狄俄尼索斯性陶醉’是移情反应的极端形态，超越是自身龟裂和不规则人格的无价值性，是世界和他们之间关系的空虚性。由于经过伪装的傲慢，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以煽动、口号和宣传为目的的建筑物，其目的在于“陶醉”。当建筑的本质在于陶醉时，按卢卡契的理论，就像毒品上瘾或酒精中毒的效果一样，使人失去人性。这是非伦理的。

德国汉堡南郊有一座小城哈尔堡（*Harburg*）。原是属于汉诺威公国的城市，20世纪初被编入汉堡，现在是具有20万人口，承担居住和研究功能的卫星城市。1986年，这座城市中心区的繁杂街角营建了一座12米高的塔。这座塔是哈尔堡市政府为了让人们时刻不忘法西斯主义的沉痛过去而营建的，当时通过公开征集采用了雕塑家约辰·格兹（*Jochen Gerz, 1940~* ）和埃斯特·沙莱夫–格尔兹（*Esther Shalev Gerz, 1948~* ）共同设计的方案。

这对夫妇提出的方案只是一米见方的12米高的单纯立方体，但令人惊奇的是，这座看似平凡的塔每年以2米的速度下沉到地下，最终消失在地面上。这座消失的纪念塔，当初计划要建在公园里，但是思虑缜密的设计师说服市政府，放弃幽静的公园，选择了繁杂的市场入口处小广场的角落。他们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建塔后，旁边还设置了写有如下字句的公告栏。







(逆时针方向)纪念塔上留言的市民 纪念塔完全消失后前来纪念的市民 刚建造纪念塔时的情

“请哈尔堡的市民和这座城市的游客，在塔上留下您的姓名。带着很多人的名字，这座高12米的塔将会逐渐下沉到地下。终于有一天塔会完全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到时候我们再也见不到纪念反法西斯的这座塔。

因为对抗非正义需要站起来的终归还是我们自己。”

读到这些字句的市民和游客，在剩余的塔表面不仅写下了自己的姓名，还书写了纳粹时期的记忆。大部分都是心灵伤痛的记忆，也有烦恼和痛苦的呐喊，偶尔也有赞扬纳粹的反文化性涂鸦。足足有7万多人在塔上留下了姓名和记录。承载着这些人的沉痛记忆的塔每年以两米的速度下沉，终于在1993年11月10日完全消失在地下。那座小广场只留下1米见方的四方形痕迹，让人记住曾经存在过的那座塔。

2012年5月，我探访了哈尔堡纪念塔的现场，虽然我20年前就得知这座塔已经完全消失。我想确认这座消失的塔所留下的痕迹，更让我好奇的是关于这座塔的记忆实体。我开车到达哈尔堡的中心区，在繁华的道路旁下了车。向一位看似当地居民的中年女性打探塔的位置时，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惊讶，不过很详细地告诉了我。估计东方人打探这座消失的纪念塔的事情，并不常见。

现场果然只剩下1米见方的与地面持平的塔顶，地势稍低一点的地铁入口处的墙面，可以通过小玻璃窗看到塔下沉到地下的形状。但是，除非是有人指点或像我这样专程来的，这里没有任何可猜到的线索。甚至在附近的书店也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座纪念塔的书，这座塔完全按设计师的意图，从日常的风景中消失了。

是的，所有城市和建筑终归会消失。为了显示建造者的光荣，不管建造得多么结实，在重力的作用下城市和建筑必将会倒塌。有时因为经济的原因，有时因为自然灾害，或是因为恐怖袭击，或者因为事故，都会倒塌并消失殆尽。

永恒的只是我们一起曾经在那里居住过的事实，唯独记忆才是真实的。

后记

说实话，跟建筑师结伴旅行，一路上的收获肯定不会少。建筑师都是很会生活的人，对于该看什么，在哪里睡觉好，在哪里、什么时候、吃什么好都了如指掌。建筑师不仅了解旅行地的信息，还掌握一定的人文知识，所以只要他人品也好，就是旅行向导的不二人选。有些人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也经常有人邀请脾气不太好的我当向导。

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在种类、频率和重要性方面都不轻松，但只要是一同前往修道院的邀请，我都会想尽办法抽出时间安排一下。就算之前去过的地方也好，因为对我来讲，寻访修道院的事情始终都是新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修道者生活的地方是虔诚的。拉丁语叫“sacrum”，中文翻译成“圣地”。类似的词还有拉丁语的“faum”，翻译过来是“教堂”、“礼拜堂”的地方。意思相反的词有，加个前缀词的“pro-faum”指，“faum”这一空间之前的状态，非“faum”的“俗气的地方”。这是英语“profane”（世俗的）的词源。换句话说，虔诚指，变换场所，进入某个特别的地方。因此，修道者们远离日常的世俗生活，执意要去特别的地方，居住在那里修行，期望得到所期的虔诚内心。我多次寻访同一个修道院，不再是为了看其建筑，应该是为了重新审视我自己。

2011年带领十五六人的团队寻访法国修道院，正在给大家介绍修道的本质意义时，同行的刘载晟会长拿起话筒打断我说道，很显然承孝相是通过建筑修道的。也许吧！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做建筑的方法始终不能让我感到舒适……

本书的内容以从到2011年为止断断续续发表在韩国《中央日报》“我记宅处”栏目（这高大上的标题是报社给起的）的文章为主，再加上之前写过的几篇文章，进行了重新编辑。为了按我的意图布局文章的脉络，有几篇文章，是从过去出版的书中转载的。虽然都是通过旅行发现的建筑和场所以及事件的思考与记录，这一切却成了拓宽我的建筑视野的核心动机。但是，都怪我眼高手低，作品中没能完全表达我思考的收获，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也不是没有，当时，接到culture grapher

的出版建议，我决定出书。

因此，这本书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让读者以为是我的建筑理念。当然，还没实践或走弯路的更多。所以说，写这些文章并让别人读到，等于是无数双眼睛盯着我看，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的压力很大，自己始终是被监视的对象，感觉不踏实。不过，这就是我做建筑的方法。

我曾经宣称，要将“贫者的美学”作为我建筑的主旨。20多年前的1992年，这是一群年轻的建筑师为了通过内部学习突破韩国建筑界的缺失而组建的“4.3集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举办的建筑展览上我推出的关键词。但是，我没说过，我完全充分地了解这个词所具有的含义。同时，我按这个词的含义可能所指的方向推动了我的建筑。对我来讲，那是真理，所以在真理之中我是自由的。之后的1995年，通过几年的实践所掌握的知识，我以此为标题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这等于是再一次把自己逼到了墙角，有些人说这是肤浅的，有些人则严厉地批评这仅仅是花言巧语和炫耀浮夸。对我来讲，这都是鞭策我前进的激励。建筑绝不是花言巧语，更不是炫耀浮夸的结果。必须建立在现实之土地上的建筑，若没有逻辑和结构，终将是纸上谈兵，所以为了让我的建筑更坚固地屹立在那里，我需要继续自圆其说。

《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句是这么开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不就意味着语言就是真理吗？所以悟出道的本质，正确地运用道，就是实践真理的过程。所有的秩序都在道中，我知道这让人畏惧的事实。

尽管如此，可能是因为习惯，之后我也出了不少书。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讲，出书可真算不上好习惯，却居然成了我的习惯。这显然是因为我的建筑驽钝不敏，但是我知道，这种让人不堪的事情也是我深造建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本书是我的学习记录，借始终鼓励我的刘会长的话，表达得更加神圣一点就是“建筑修道录”。

虽说旅行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业务需要，但经常得做甩手掌柜。只要我做甩手掌柜，有些事终归有人得替我承担着，经常是我的办公室员工和家人来承担。始终觉得对不起他们。尤其，我离开家冒冒失失、东奔西走时，妻子为了祈祷我平安归来，每天凌晨都去教堂晨祷。真心对不住妻子。

2012年9月13日

从威尼斯回来的飞机上


MARTYRS FRANÇAI
LA DÉPORTAT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老之美：承孝相的建筑旅行 / (韩) 承孝相著；李金花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86-4886-6
I. ①古… II. ①承… ②李… III. ①古建筑 - 建筑 - 艺术 - 世界 IV. ①TU-09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4285号

古老之美——承孝相的建筑旅行
著者：［韩］承孝相
译者：李金花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桥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